

北越

井田季五郎  
小川市郎

評點編次

# 五大家詩文鈔

全貳冊

北越高田

閑進堂藏版

序

余年十四入井部香山先生塾。時令嗣健齋長余五六歲。教余以水滸傳。此則葛西因是家法。蓋因是在長崎。學象胥先生。字于因。是故也。因是之文。直抒性靈。天葩

序

余年十四入井部香山先生塾。

時令嗣健齋長余五六歲教余

以水滸傳此則葛西因是家法蓋

因是在長崎學象胥先生學于因

是故也因是之文直抒性靈天葩

爛漫井部父子承其餘風辭主  
達意不事雕績上楚潤齋亦越  
後人余在昌平賞与之交及壯為  
儒官与安積良為昕夕相見良為  
經術文章世之不知也今者井思  
川二子編此五先生之詩文譬言如

栽梅櫻桃李海棠於一園賞其  
春色豈不美觀乎頃健齋寄  
書俾余題卷首嗚呼此五人者今  
健齋獨在而又皤然老矣亦猶吾  
童時之香山先生也回憶往事感  
人世之迅速余何敢已于言

明治十七年十月四日

敬宇中村正直撰



例言

一此編多得於匣底篋裏者。今加訓點批評。而付劖劂以別同好。

一此編上卷倣唐詩選。自古律絕逐順編之。下卷倣八家文。文末加批評。而彼則或高尚。而不便初學。此則務把易解者。世之志于詩文者。從此學焉。則駕李杜韓柳之徒。亦不爲難也。一寓目則思過半矣。

一我朝漢學之來日久矣。其間或盛而榮。或衰而枯。而德川氏之末年。佐松葛井安諸大家輩出。而漢學之盛。前代未見其比也。此所載把葛井安三氏。傍及井上二氏。編中各家詩文數之多寡。非判其人巧拙也。唯依得之之難易耳。

一陟于高必自卑。達于遠必自近。作詩文亦然。蓋唐宋大家之詩文。猶高山遠路。不易學也。學者苟由此編。把卑近之路而進焉。則唯意所欲。不難造詣。是以不遠把李杜韓柳之詩文。而近把葛井安井上之詩文。

也。

一此編。剞劂期迫。校讎未精。若有訛謬。或順次前後。看客諒焉。

明治十八年二月

編者識

五大家詩文鈔

井田季五郎

北越

小川市郎

評點編次

葛西因是

名質。字林文。號因是。大坂人也。寓居江戸築地。

敦盛

妙々古來  
見有此作

一枝短笛不離身。昨夜管絃知是人。二十四番風未半。落梅折柳送君春。

示鵬齋

經學文章占舊門。白頭爛醉隱寒村。曲江院裏春風滿。博得今年新狀元。

立春之日呈土方祐因老人

見花眼未暗。聞鳥耳猶穿。心閑屈指待。一百五日天。

清正公像

全身披掛全身鐵。包裹丹心熱血多。古厝香烟風不滅。更傳和將錦袍歌。

井部香山

名鳴。字子霍。号香山。又号五華山人。荃齋。越後國。頸城郡西之鳴村人也。僑居江戶築地。

題啗蘭世子戰佛郎察王圖

嗚呼賢哉。啗蘭世子。佛郎察王勃興日。三十餘州齊崩角。獨世子義不爲臣。仁不絕祀。避鋒英吉圖。恢復上天有靈。不假強胡。邏沙城外。積雪埋馬鞍。從散約解。六百万人忽革面。伯業湮滅。愛盧鳴中。索莫泣南冠。顛木藥死。灰復然。十萬豺虎走欣郎。西洲再震動。郎機響。山岳摧。殺氣迷漫上干斗。牛寒。此時世子。隸獨逸。爲之旆。砲子貫肩膊。征衣朱殷。猶日誓殲渠。魁復土宇。跋屍山。涉血海。前寨旗爛。斯摹寫戰狀。致其國。不是彰武功。是使母心慰。曾子曰。戰陳無勇非孝。如世子殆庶幾。嗚呼賢哉。啗蘭世子。

子棟一周忌辰

黃菊花開鴻鴈來。故人一去不還回。愁雲遠掩路千里。明月空傾酒一盃。風色寒林楓葉落。霜降芳苑蕙枝摧。年華冉冉疾如矢。今日爲君空浩哀。

爲學

學問之要。先立志。工夫要。趨限要寬。常々不斷。雞懷卵。進々無休。兒喫餐。積漸。豐盛。益面背。勇爲奮發。拔心肝。只須着力。無低退。請見前溪船上灘。

評三傑

冉求足食。仲由兵。公赤端冕。臨會盟。今古治國與天下。三者闕一不可成。惟昔漢高起義日。三俊景附助經營。只恨未學聖賢道。各自逞才失中行。淮陰驕傲已遇禍。蕭相用權猶被析。獨有留侯脫禍網。多方辛苦僅全名。英雄相逢猶如此。况亦昏暗與不明。是以聖賢去機智。君臣一体任至誠。

次韻真崎晚眺

新住隅江西北涯。清莊憑檻眺望賒。池塘雨足宜浮舫。村巷泥深堪阻車。金石友共泉石樂。青雲志任白雲遮。城中絲竹喧盈耳。孰與此中閑聽蛙。

送岸和田侯

驪駒嘶曉趣行裝。征旆悠悠向故鄉。一路應无暑雨阻。羣黎定作雲霓望。舊岡昨日趨庭訓。茅浦今朝治國方。預識薰風偃芳草。滿囊蘭蕙獻高堂。

春夜喜雨

去冬不雨到春時。封莢麥苗俱欲萎。一夕山頭雲掛幕。半窗檐外滴牽絲。園林啓發杏桃口。巷陌展開楊柳眉。只喜年豐民鼓腹。迂儒亦得免調餓。

懷舊

陰陽交易道亨通。仁義相濟人不亡。倫立敬和又肅雍。歲成寒暑與溫涼。夷齊展禽隘不恭。陽貨接輿分佞狂。三代禮樂爲之中。群儒論議求其當。聖沒賢喪誰折衷。况復萬里在殊方。人心泯滅邪說充。風俗陵夷暴行盛。二十年前來于東。園林郊野探衆芳。蕙藜蔓延草芄芄。蕙蘭菊俱就荒。晚涉月嶼采芙蓉。秋水鮮潔洗清粧。一見如舊樂心同。意合言亦亦。深幸可與倚中庸。又喜堪堪。何料一朝忽告終。長使孤生号彼蒼。

高山流水恨不窮。匠石成風歎質喪。已矣此道與誰共。悲哉吾道屬孤行。當酒對歌意無惊。觀月看花心自傷。賴有一幘寫遺容。儼然高挂在畫堂。

贈遠清老侯

五月江東暑如焚。路上行人正紛々。君侯歸心疾於箭。衆人苦留耳不聞。鞍馬直取木曾道。木曾峻隘本驚魂。棧道懸空垂欲落。怪石動搖已離根。滿山山蛭大如拳。潛隱藏在枝葉繁。每下蹙然人不覺。穿袖齧肌血作痕。遊子聞之意猶沮。况且在此公侯尊。何爲冒險不自愛。遠使雙旌拂炎雲。只聞慈顏向老衰。即便方寸亂不治。人言北堂猶矍鑠。待在後年未爲遲。君謂人生原無定。耄期一朝不可期。千里險路呵僕走。九折峻坂叱馭歸。歸覲獻壽慈顏和。斑衣日夕奉戲嬉。莫羨餘葉紀夷則。圓月二分未滿時。商飆一夜入階除。窓前萱草忽就萎。陰蟲唧々頻呼憂。斜月耿耿空照悲。古稱至誠克格天。清明在躬察未然。豫知今日有天吏。以故輿駕匆匆還。

噬指棄薪漢蔡順。母疾輒病張志寬。十旬侍養日愛壁。一夕永訣恨深泉。  
吾儕小人下待道。更關忠孝總不捐。搜索摺據無遠邇。况又此更世所鮮。  
且於君侯辱相知。豈忍至德就鬱湮。隨見作記示來許。更裁至誠感歌篇。

題岸和田侯所藏畫因送侯駕

炎天六月氣蟲々。處々蒸雲鬱欲烘。獨怪高堂滿爽足。坐間拂々扇微風。  
回瞻床上一幅畫。猛虎負嶠氣豪雄。劃然長嘯林木震。豺狼遠竄狐兔空。  
今朝旌旆向征途。關山遙々望不窮。巨壘轟激朝碧海。芙蓉突忽摩蒼穹。  
聞道於菟勇且仁。保育君子効其忠。雲夢澤裏乳楚相。能使南國就興隆。  
如今請爾強健力。完聚一齊獻乃公。輿駕神速無險阻。來往千里一日中。  
岸城早前秋風到。海樓高處奉歡悰。須臾旋輟復就路。遠程容易還江東。

題桃源圖後

三臣南面山河裂。暴秦專力恣吞滅。割剝元々無餘肉。千年王澤始斬絕。

華夏從是變爲狄。唯務權譎與殘虐。坑卒屠城固暴戾。縞素吊民亦假託。  
莽擬周公操文王。丕稱舜禹更披猖。同根相煎三馬騰。骨肉殘殺五胡狂。  
衣冠南奔牛繼馬。遠逐王氣營宗社。敦峻温玄更跋扈。孱弱昏亂無上下。  
寄奴崛起殊乖刺。肆爲虐弑與強奪。五百年來天地昏。豺虎縱橫雜鬼魅。  
先生深疾此薄俗。意欲彌縫復淳朴。滔々天下無人與。嘆憤感激逃藁麴。  
乃記桃源寓素尚。怡然行樂以自況。謂爲荒唐固失之。世有其地亦不當。  
去德任刑始狂秦。漢氏已降皆不仁。先生脫然出濁世。自謂羲皇已上人。

送平野道立歸信州

夸父奔追力欲窮。征衣飄搖拂炎風。登望應好奇峰上。行邁何勞熱路中。  
既息關山疲暑馬。更聞階砌先秋蟲。不知林苑旋歸後。尚憶東江垂釣翁。

次西村生得男見寄韻

今朝童子來問道。顏色視常殊怡々。先生咲就几案上。取示西生舉男辭。

寫得有情



因語童子朋友道。情誼從來共裘衣。今將報以育子方。賢愚實繫家瘠肥。  
顏子有訓說得好。誨婦初來兒嬰兒。苗枝推幹易屈撓。不患挺拔作怪奇。  
天資借曰千里足。驕悍踈蹶不可騎。莫道束縛寸不展。縱肆敗家自敖嬉。  
中正不偏學之要。儉節修教是德基。短韻不盡意與言。請君教誨思先祠。

雜詩

樂崩禮壞世無防。人欲縱橫天理止。賴有河南兩程子。聊將敬字充西庠。  
絃誦相聞達萬邦。教成童幼總循良。若然我亦從坡老。打破伊川敬字方。

壽伊東布山六十一

人言少年多娛樂。吾說老大心始安。既無血氣起爭鬪。豈有情慾動嬌鬢。  
齒好柔軟宜腸胃。口嗜溫醇滄肺肝。發作漸少思慮少。人間萬叟等閑看。  
予今五十猶闕二。既覺超然出塵寰。况又君齡踰六十。即知終年無肩攢。  
高堂無叟日月永。閑庭逍遙天地寬。靜間本是延年叟。何必多方覓仙丹。

恬淡靜清養無害。高算應比終南山。

贈水崖道人

兀々窮經不告勞。甞年床下坐焚膏。明時廢退安才拙。閑處逍遙養節高。  
未免心因外物動。猶餘氣爲酒杯豪。狂歌一曲與誰倡。獨有潛陽五柳陶。

感懷

少年心裏總蹉跎。四十歲光東逝波。既往回思羞有利。從今只願過無多。  
床頭經籍真知己。世上聲名一任他。亦樂二三同志客。時々來訪助吟哦。

中秋

中秋與客就閑亭。陳設杯盤同月明。萬里登樓遊子恨。千年把酒騷人情。  
光分林樹影愈白。露濕桂花香益清。達曙不眠君莫咲。終生幾得此宵晴。

迎遠清老侯

旅亭一自送瓊軒。蓬戶四回易葛裘。南土雖霑時雨澤。東岡久荷望雲憂。

真是妙々

眉攢世吏未滄變。顏解園中松翠稠。只願即今迎駕後。高堂日夕領清猷。

咏梧桐壽淺山桐陰翁

梧桐生矣彼朝岡。拳父萋父鬱茂昌。清蔭高遮三伏日。翠標直貫滿空霜。楚宮休伐成琴瑟。周室擬栽來鳳凰。匹似南山松柏壽。與君千歲共康強。

次足立真齋得男記喜

生民以降遠綿々。豈可我身無所傳。繼祖奉祠從此日。大門振業望他年。嬉遊難委今風俗。教誨須依古聖賢。禮樂壞崩義雖背。猶存語孟學庸篇。

春松

百卉迎霜黃落日。蒼髯拂雪更精神。東皇駕至羣呈媚。風伯旗搖獨不羣。奔競多逢烹狗戮。恬寧却遇水魚親。請看桃李須臾寵。孰與青松長得春。

次真齋構樓五絕微非二字韻更足之作律一首以寄

聞道高樓倚翠微。日開金匱閱朝暉。只於藥裡論真偽。不向人間問是非。

出岫雲披穿戶入。隨風花片拂簾飛。遑々療却千病後。悠爾憑欄看鳥歸。

代桂々嶼跋東蘭行狀後

一關山萬重。峯巒嶙峋。紛縕靈秀氣。鐘聚生奇人。妙齡既岐嶷。壯成更絕倫。箕裘承父兄。兢々勤奉導。講學究理義。方伎妙入神。踵門千里客。癡痼盡得春。應譽施其身。投老盤河上。君眷猶無竣。壽考受天祐。優遊以養真。一朝斯告終。遐邇泣衆民。共言自今後。雖復翳吟呻。關山則有椒盤水。則有蘋。况復君子孫。如何不振々。堅強勝遺任。順承極敬貞。世德務作求。家聲永不湮。

賦得風光草際浮

群陽方彙進。陰慝就微衰。人更與年改。物情應節移。園林聞好鳥。門戶見初儀。通道韶風靜。長堤麗景遲。江清歸雁淹。畦暖懶蜂嬉。輦草平供席。新花低下帷。瓊厨逐頰頰。竹榼伴疲羸。貴賤等雖異。志操各有宜。何勞營勢

利唯樂因天時。不患親交少。長需千歲知。

加藤肥州

將軍伐三韓。克之獲二妃。明使來請求。慙慙致其辭。將軍延使者。一劍授二屍。使者駭且懼。忽々言告歸。將軍剛直士。不微勾踐爲。但與彼爲敵。何必除禍基。又謂與不可。斬之避外疑。是此少夫嫌。將軍不爲之。世治君王驕。經營求娥眉。後宮漸用。更國政就陵遲。因彼來請求。此命取可推。斬之不爲彼。又豈其於私。可謂忠用心。斯能謀其微。只恨未盡道。豈其無小疵。大公斬妲己。范蠡伴西施。武王本大聖。勾踐亦稱奇。故知二士計。只是拒崩滋。若苟非其人。一去二三來。落葉不堪掃。須臾作丘坻。借問將軍計。如何則爲宜。孟子謂大臣。能格君非。

書懷

今歲四十六。血氣既衰懦。齒牙綫動搖。短髮不勝梳。港觀多娛樂。不如坐

讀書。爲賓享盛饌。何及家茹蔬。想昔少壯時。遨遊必遠墟。歸途雖或悔。不行意不愉。懶慵日一日。戶隙視彼祖。吟詩一兩句。作文多中沮。世平重儒術。豈謂無所如。貴人禮節嚴。神氣苦繫拘。啓跪世所同。誰敢容蓬蔀。縵袍本適身。不復望曳裾。有時無呼喚。步向素友廬。厨人諳食性。嗜好盤嘉魚。醉餘雖不諱。於人誰毀譽。相與無形迹。對睡遊華胥。風靜畫景長。友朋訪閑居。論詩尚情厚。何問唐宋殊。削削雖難繼。滄蕩宜芟鋤。曆世撰中和。吟誦足起予。解經隨文義。巧鑿恐齟齬。學後德可修。莫道經註吾。研精見聖意。何必假註疏。疾彼倚一邊。憫此迷五車。客去更幽寂。閑窓讀徐々。病軀雖云小。古今腹裏儲。英雄几案上。風雲競馳驅。群聖悟一室。言異意相孚。讀罷仍靜坐。晚風掃階除。萬物各榮悴。一氣自吸噓。天道運不息。心德久無渝。倏仰何所耻。志氣滿太虛。

題柳澤宗月画像 並序

君姓柳澤氏。諱某字某。通稱轉。号宗月。世仕飯山侯。從而來于江戸。因家焉。天保己亥秋八月十有五日病卒。享年六十有四。君爲人寬和善與人交。性愛喫茶。學茶於不昧侯。備得其規則。宗月者。侯所賜之名也。又從村田春海而學和歌吟咏頗多。今茲八月望。以其一周忌辰。男知之使画工某作其眞。鳴題其上。

若燕清儉。後來流奢侈。千金募一甌。百味陳八盤。上侯爲牙僧。商堅執牛耳。恨此幽雅席。變作爭競市。憤然救頹蔽。獨有宗月翁。遠追千光師。近學不昧公。式禮既無愆。典義又充窮。其徒數十人。至今仰清風。

花院 得聞

好鳥呼春齊。擁衾自在聞。臥看穿戶日。起訝被庭雲。床簾休煩掉。架書何用薰。離披猶院裏。不許着人裙。

與挂川倉地二君會于村垣君之後亭。亭前有假山。築椽雖新。

况景既古。苔石色老。樹木自幽。柿實凌霜而懸丹。薔薇引春而飛香。出就其中。則有幕府手接之樹。有蝦夷輸送之石。不是強取媚求者也。上報其勞。下懷其德。皆先君功勞之所致矣。周觀之中。亭園之造。不侈不儉。共得其中。意使子孫守軌範者乎。非乎。入則夷蠻之奇。今古之珍。滿堂溢席。使人目眩意迷。實見所未見。知所未知。然是亦君與先君隨行而収者也。非遠索旁搜以致之也。須臾杯行酒酣。醉容醅顏。主客歡洽。清談未央。奇語突起。玉山既頽。雲筆猶掃。倉君早詠丹楓之歌。川君起作外灘之鳥。君則題之有千世安方之言。僕豈得獨默乎。敢題其画。又賦律詩一首而退。時天保癸巳十月十三日也。

小春猶未半。亭苑步和風。石碧松添綠。草白楓愈紅。新奇集遠近。古怪參  
華戎。始覺十年學。不如一席功。

新年作

天氣時遷改。物華從不同。堤楊晴掛綠。山靄曙霏紅。青草追殘雪。白梅迎暖風。獨斯遠近客。長對簾飄空。

臘中聞鶯得麻勺席上

平生吟客恨。歲暮十倍加。溪凍寒流咽。山晴薄雲遮。風鳴將彈柳。霜撲欲抽芽。黃鳥得和氣。來啼帶雪花。

賦得陽春布德澤為小笠原君

一氣轉洪鈞。群生共喜春。容光照蓬艾。廣澤遍荆榛。神化元無遺。天心豈有親。憐他奔競子。枉自冒黃塵。

題河村君所藏太湖石

一卷太湖石。千奇具在中。雲搖雷欲奮。嶺曲路將窮。本是龍王玩。曾經河伯驚。何年御羊角。飛到扶桑東。

欲雪得東韻一柳席上

忽反和溫氣。寒雲暗遠空。四山迷嶽影。一室撥爐紅。要見因風起。欲開告歲豐。只憂後溪裏。半夜失船篷。

賦得東風柳眼青

迂儒濶生計。終歲事研經。附勢人皆醉。投閒誰獨醒。通衢千秋戶。窮巷一茅亭。唯有東風過。柴門柳眼青。

賦得暖風抽宿麥正月十七日 堂上發會

群陽逐陰慙。萬物鬱萌生。暖啓蟄蟲戶。風薰隱士屜。鳥方出鷺谷。魚亦化鯉溟。殊喜都城外。盈郊麥隴青。

春山月夜分韻一柳席上

嶺頭消暮霞。春月照山家。門叩吟詩客。樹栖迷宿鴉。後池泉可汲。隣舍酒須賒。窓下把杯坐。輕風送亂葩。

偶作

羲農叟謬迂。吾道自唐虞。禹湯傳文武。周公及孔徒。仁兮行管葛。中也感程朱。信矣孟軻沒。真儒千世無。

送西村生歸岸和田

新綠杜鵑叫。薰風拂客衣。芙蓉連歲仰。茅浦逐春歸。驛路櫻花瘁。故園梅子肥。怡顏庭樹裏。翠柳時依依。

游參政飯山侯

多景忙應接。永暉流樹梢。晚蛙供鼓吹。騷客判推敲。城遠無霄拆。坐長皆故交。欲辭猶恨早。歸路駭嚶々。

偶作

何恨出無車。猶愧食有魚。游觀攜舊友。寤寐樂新書。風暖百花野。日長一草廬。此中志願足。不復夢華胥。

四月初二觀馨齋藤侯階前牡丹分韻

連日霏々雨。園林無遺紅。短亭車轍絕。長徑馬蹄空。杜宇呼烟霧。閑蛙譯水風。寂寥郊野路。誰去問葱々。

春夢故園

為客二十載。故鄉杳隔生。春風吹旅榻。幽夢落家肩。髮鬢認園樹。依稀見弟兄。夢中知是夢。偏怯人喚醒。

睡起看花

好鳥報晴暉。和風拂薰帷。眠醒神澹蕩。氣足眼迷離。階草綠回處。恣梅玉綻時。欲知眠裏趣。細見未開枝。

正馨齋公子詩

舄湖龍去處。群下叫号時。環佩九天遠。衰麻双闕遲。陽和唯草木。陰雨又花枝。滿目渾蕭寂。暮鐘催落曦。

晚菊

霜落群芳歇。黃花獨自榮。醉陶憐晚節。醒屈愛鮮英。雖似避炎熱。非空守冷清。春風入前圃。新葉又菁菁。

冬日送上原安々

冬暖激玄冥。遽寒殘衆生。離栖鴉亂噪。失侶鴈哀鳴。未見買仁義。唯聞逐勢聲。故人不得意。籌々履霜行。

從大槻盤里講題乃翁盤水所架天上橋圖

蜿々杜橋架。彼盤水利濟不通。功施遠遙。盤水悠悠。流而不止。惟君修德。福傳孫子。盤以名家。訓誡亦偉。盤桓從時。盤辟循禮。考盤在澗。樂其獨寐。盤陟喬嶽。普天率悱。惟盤之義。々々大且至。達善天下。不達善已。若彼不類。忽此盤戒。盤樂怠放。盤遊無諱。敗禮敗度。其緒從墜。嗚呼盤兮。文一義二。簡之擇之。在乃後嗣。

失題

通衢雜遝見花人。臺笠難遮百尺塵。別取西村幽僻路。通明莊裏靜觀春。

詠史

絕妙

姦賊功成英俊歸。忠良叟敗子孫微。人間唯有心難暗。千古分明說是非。

孔明

絕妙

一身憔悴不求寧。二表成時泣百靈。五丈原頭秋氣滿。獨留心事與天青。

義經

峻坂驅兵盤轉玉。舟凌風浪勢如弩。恨君檀浦功成後。不把輕舟浮五湖。

咏史

蒙古先來韃虜後。長城萬里徒崎嶇。中州今日腥風滿。始識滅秦者是胡。

雲房仙授上真秘訣於純陽子圖

輕身換骨自私才。多爾苦辛廣衆生。但恨未前堯舜道。垂衣端拱致昌平。

題右軍像

豈但善書冠古今。勤王事業獨堪任。謝公當日從君說。不使神州終陸沈。

加藤肥州

將軍天質本剛明。分別正邪炳似星。底事誤聞最邪法。南無妙法蓮華經。

題三傑圖應遠清老侯之需

逐鹿紛々力既窮。轉糧補卒更成功。漢家四百年天下。總在相公縱指中。

智謀深奧氣雄豪。蹈項扶劉不復勞。更見英彭俎醢日。飄々遠在碧雲高。

拔幟囊沙又泛罌。戰無堅陣攻無城。莫將請假做侯過。任力報功嘗講明。

平重盛

乃父不臣人。切齒遽招軍。卒占從違。偃然身冒三台位。莫道謙恭無已私。

老子

夫子深通禮樂源。先師當日亦推尊。五千文字皆權詐。強托名君真是冤。

邵康節先生

日月星辰藏手掌。古今宇宙納心胸。皇天帝伯幾千歲。看做春秋與夏冬。

題鍾馗圖

紛々多士滿朝廷。不救虐故覆兩京。誰料誓除天下孽。當年落第一書生。

詠史

人道子房唯為韓。劉項成敗等閑看。劉生獎立六王後。何更匆匆借箸難。

管神像

青蠅引類正營々。輿駕無端辭帝京。一夜影沈西上月。千年四海仰文明。

題陶靖節像

或擁旌旗或秉鉞。仁人出處只因時。先生當日遭三顧。歸去來辭即出師。

僅々之弟子數年之中死亡至於數人追感賦

狂風吹落未開。花飛入西江委奔波。四十年來傷知已。文詩總為少年多。

此作以前無  
此作此作以  
後無此作可  
稱千古絕調

引類比喻最  
妙々而神賦  
之情自溢于  
筆外矣



竹

非草非木名爲竹。瀟洒風流堪醫俗。生出兒孫僅數寸。須臾轟々干雲綠。

庭松壽人 二詩

虎踞龍盤霸一庭。視他凡物總螟蛉。只餘華表千年鶴。半夜靜時得暫停。千尋高幹聳蒼冥。百道盤根迸滿庭。更有堅心清節在。歲寒侵雪綠青々。

失題

追懷往事心矇々。一別歡顏難復逢。日暮閑庭落花下。優狀如見舊時容。

題畫玉

資質從來温又純。良工彫琢愈清新。唯因世上尊沙礫。埋却荆山稀代珍。

菊

不與衆人競殿魁。務全晚節是賢才。看他叢菊後春夏。直到三冬盡處開。

秋日與與平佐久間庶子遊於日黑

恰是世外之客如李白之於長安市上也

驪山々上夕陽低。烟樹蒼々路欲迷。無恨客愁何處掃。青帘高掛野橋西。

悼村垣君

凶信一封初到時。匆匆幾度讀猶疑。更思昨夜高堂裡。促坐清談燈影移。

梅邊酌月

春天雨霽月蒼々。花下開樽酒滴香。休把黃金價今夜。黃金爭得此清光。

二月火災

天意由來不可窮。難成易敗是人功。十年日月經營物。燒盡西風一火中。

春日懷舊

追思往事耐長嗟。獨立荒庭到日斜。春樹猶知離別恨。花開不似去年花。

三月望日於飯山侯邸始觀蠻客

聞言邃古無船筏。眼裏江村不得臻。四海如今猶一舍。坐看十萬里程人。

災後偶作

天然之風光又是自天然而非可買得者先生判之

先生到學之深脫欲之域即顯然可見也

被復祝融蕩州廬。東西奔逐覓寧居。一時忘却日兼月。不是世間无曆書。  
甲午九月念夜正屈子棟遺稿而有感于棟以翌二十一日没  
今茲適三周忌辰也

懷君一夜不成眠。起揭殘燈閱遺篇。讀到鍾情流恨處。淚濡雙睫字如烟。  
秋贈友人既抱子而游蕩無度者

春夏陽敷宇內周。一朝收盡涼風秋。天公本自有程限。不似人情和而流。  
題白牡丹圖爲一柳侯

冰肌玉質保天然。何用雌黃與粉鉛。高捧檀心立幽圃。咲看紅紫競輝妍。  
悼村垣君一周忌辰

自從去歲駭凶音。期月風光渾暗陰。遺恨平生雖不歇。今朝更覺一重深。  
讀晦菴文集

昔年曾讀蘇韓集。自謂才情共拔群。今日方知搔痒處。不如此老幾篇文。

題烏鳳啄枇杷圖

一樹枇杷簇彈丸。閑園不用野童監。世間無復長卿渴。遮莫文禽自在啣。

臘中聞鶯得麻韻

席上

歲闌窮巷無人訪。空掩柴門獨嘆嗟。只有黃鶯不世態。數聲先報野人家。

春江漁父得覃韻

一柳席上

春江雨霽水湛々。釣罷漁翁睡正酣。斜日射蓬猶未覺。扁舟猶自下前潭。

花下步月

同

評史談經侵夜歸。清輝照路香襲衣。梅花明月真知己。不患世間相識稀。  
二月十七日始與小笠原鷹丘君相見君曰吾承上接下惟一  
至誠耳甚與下情合即賦一絕

英氣雄心善取敵。深謀巧智有時窮。不如一箇至誠道。古往今來自在通。

紫竹

窓外移栽竹數株。朝來日照影扶疎。此君清節元無比。衰世隨風又奪朱。  
送村垣倉地二子上日光山

日光山神祖廟

德保群黎朝列侯。百年兵甲一時休。神靈長在日光嶺。遍照六十有六州。  
讀桂嶼君魯西亞棋考有感

渺茫洋海距西東。物理人情箇々同。只爲庸々安半壁。投鞭一水又殊風。  
又題棋考

聞道西人多遠思。治生孳々無休時。誰量亦有晏安客。終日閑敲一局碁。  
春寒有感

雷電數聲驚百里。兩關萬物一時新。天公威德既如此。人事不知何日春。  
遠清老侯宴登下君及僕於別亭即春

日暖園林發百花。池塘風靜水無波。敞亭清會多歡樂。主客情兼春色和。

夏晝得侵韻 一柳君席上

亭牛紅輪熱燦金。人間無地滌煩襟。願騎一舉凌霄鶴。直到崑崙戴雪岑。

新燕得暈勻 同上

千里雌雄相引還。主人遠役去江南。似憐世裏變遷速。終日梁頭啼不堪。

送西村生歸岸和田

期得周旋終此生。何料今夜祖將行。相思不道關河隔。和月同臻茅浦城。  
琢玉三年光未輝。依然抱璞訴分離。封書只望求經義。不要西樓題月詩。  
有爲如此又何疑。自棄聖賢不奈移。請看薰風蕪百草。難鑿憔悴就枯枝。

江頭待月分韻得青 一柳席上

相攜待月一江亭。面々眼穿未露形。恰似千金小姐々。不成容易窺家庭。

秋暑

秋來連日雨濛濛。復值炎天熱似烘。若使四方年穀熟。甘心矮屋坐窗中。  
題孟母並獅虎象爲岡部君

濟川於菟愛無義。投壑狡狴暴少恩。不及夫人斷機教。義方恩愛兩兼存。  
應需詠柯菴棕櫚

青扇枝柯玉柱身。叢々敷影鬱蒸々。皮毛猶解結成簪。掃却人間多少塵。  
品川驛送竹廡主人

相會相離雖是常。每臨分手更堪驚。橋頭把袂無他語。只道高年能保生。  
今朝驛馬逐征鴻。叢菊花開霜始濃。前路知君回首處。紅楓堆裏玉芙蓉。

霜落四山風色清。驛程千里望分明。匆匆無物贖鞍馬。處々錦楓充贈行。  
村垣昇峻君禪祭

冉々風光不少停。又逢殘歲氣崢嶸。算來七百五十日。猶做前賢暫別情。  
賦得東風柳眼青

勢利締交不耐盟。唯應閑坐掩柴扃。請看窗外垂楊樹。特向東風眼始青。  
竹裏梅

不與凡葩鬪艷妍。超然獨發雪餘天。清姿無受點塵汗。獨把簞蕡衛四邊。  
分韻送共平

昨駭蟲吟今鳥啼。風光轉眼易溫淒。離筵把杯無他囑。唯道孜孜鬼噬臍。  
仲春與諸子游墨陀同賦春遊勸字

不傲青蓮吐錦茵。一瓢閑醉墨陀春。東郊處々都堪樂。何必桃源遠避秦。  
幽人之眼與誰青。獨立春塘見草生。不是夢中求好句。欲觀天地萬物情。  
墨陀夜歸全

春服成時花欲紅。江堤日暮路西東。醉餘歸去冷然善。吟客閑行非微風。  
失鶴

稻粒雖微恩義多。一朝脫籠意如何。爲言休向朱門去。鷄匹妬深君不和。

架鷹

十月滌塢烏雀驕。窓前日夕苦喧啾。架頭鷲鳥長耽目。恨殺無人為解縲。

鷹

鐵爪劍翎眼耀星。英姿挺發氣橫生。欸然一過叢林外。聒耳群禽均斷鳴。

梅雨新晴歌 一柳席上

江南五月雨滂沱。蛙噪池頭豕涉波。昨夜無端斷檐滴。松間殘月露華多。

觀游魚分韻 同上

一隊魚兒行潦裏。跳梁活潑弄萍荷。為言近水釣鉤滿。逝矣長江萬里波。

此鷹岸和田侯之所養。雄健出類。百擲無遺。其搏也電發。颯逝。

直往不撓。故呼曰一文字。豈唯打林禽野鳥而已。獲鴻鵠擒鷓鴣。

亦數矣。侯嘉其偉功。命畫工圖之。使鳴記且題。々曰。

奮飛直上碧雲高。搏擊仙禽兩血毛。彫籠多年恩養在。何辭野獵一朝勞。

又此名一文字。雄健悍猛。出類拔群。岸和田侯臂之。數搏眾鳥。

累獲鶴。侯美其功勞。使畫工圖之。鳴題之。以賜植木。灌々者侯。

命所使養之者也。

每把蒼鷹解紫縲。十禽百鳥獲終朝。自非畜養有方法。爭得奏功如許饒。

新鴈分韻 一柳席上

異鄉平日少歡交。強欲登樓去自寬。更有一聲新雁過。不令孤客倚闌干。

秋盡分韻 同上

黃菊紅楓雨後殘。荒庭寂莫不堪看。茅堂唯有吟蛩在。夜々床頭入夢寒。

山寺觀楓 同上

爛紫紅楓出翠尖。斜陽照處入疎簾。看來唯是無生意。懷殺春花壓竹檐。

凍鳧 同上

寒江並宿一雙鳧。夜雪曉霜相翼扶。甚勝人間遇飢歲。夫妻睽棄泣窮途。

歲暮訪人 同上

歲暮杖藜度陌阡。友人家在野江邊。相逢不話終年計。先問有無沽酒錢。

悼安井秋水

秋水年二十八未娶

春雪消時復爲水。梅花落後更留子。故人今日去無蹤。空把淚痕遺知己。

雪竹

攢梢簇雪力難支。籊籊纖竿裊似規。盈尺曾聞兆豐稔。從他壓折鳳栖枝。登樓一望雪漫漫。壓倒前溪碧琅玕。幸有陣風吹掃去。千枝仍舊報平安。

雨中聞鶯

春日連陰花欲殘。鶯鶯聲帶雨聲寒。明妃當歲擅帳宴。一曲琵琶收泣彈。

送足立真齋

橋畔無端縮柳條。十千斗酒恨難消。春風休謾吹征旆。是此故園歸路標。聞說信山春每遲。垂楊二月未懸絲。道人展發東風手。遍起千林萬樹枝。

次足立真齋謫歸韻

蹙蹙超超恠卓蹤。榆鳩斥鷃笑冥鴻。請君怪事不須狀。世上如今翠穀中。

送本多西崖謫歸

異鄉三歲倦官游。辜負春光向故丘。近日江東風雨惡。確峯好去莫回頭。

似本多西崖

萬邦窮困半年荒。只是平生無豫防。往復至今悔難及。請君早講社倉方。

對翠樓爲飯山侯

鬱々喬松翠欲流。清濤日夜灑高樓。炎天日晚閑相對。頓作江湖萬里秋。

夜齋見螢介韻

一柳席上

風起池塘水有瀾。求涼詩客共凭欄。驅除世上如焚熱。幾點流螢照眼寒。

林館避暑介韻

同上

避暑林亭脫汗襦。當風嗽水氣初蘇。從來野客慣盤礴。何羨唐堂錦繡紆。

中秋

墨陀風色甲江都。秋月就中覺最殊。波碎清光流不息。渾成滿海蚌胎珠。

墨陀月

如今此地既成都。誰向東流問渚鳧。唯見秋來月明夜。畫舟如織滿歡呼。

怨蠅

凡百陰邪乘暗起。不堪蚊子夜紛攷。飛蠅貪濁雖宜疾。猶是營々在日中。

送一柳小野疾

九月十八日

紫霞升處雁離々。征旆風飄日色濃。函嶺錦楓看遍後。馬頭更望碧芙蓉。聞言駿土氣和調。冬不返寒夏不焦。窓裏常留富峯雪。庭中長見着花條。秋老駿城夜氣澄。清涼好對讀書燈。書中自有無窮樂。何要矢魚與放鷹。

雀

噴々四時傍草亭。閑眠足處喜新晴。咲他世上好奇客。枉把彫籠餌嬌鶯。

秋日懷舊

夜坐懷君未就眠。又逢秋半月明天。淚眸看做濛濛影。不是澆荒減昔年。

飲澁谷文來亭

岸和田侯別莊

正喜山亭爽々幽。主賓歡洽酒思柔。醉餘兼飽林泉樂。一掃人間萬斛愁。

早梅

楓盡菊殘年未回。寒庭方見一枝梅。清操故後群芳發。猶被人呼獨占魁。

正月四日與秋荀龍訪松蔭堂席上勸韻

周爵君家是子男。蒞肴調美酒和甘。清交不狹賢兼貴。歡話關時更打三。

春鴈

捐却江南春色佳。決然共就放程賒。千羣無箇爲留滯。不似鷺兒戀落花。太陽南北夏遷冬。每苦寒凝與暑烘。惆悵此身無羽翼。雲衢不得逐歸鴻。

題草津驛

應某需

五十三亭夕路脩。已過五十二亭郵。明朝京洛難應到。不奈家園日夕悠。  
題今市驛

山驛曉來雲尚封。只聞澗水響淙淙。竹輿夢覺掀簾望。日照前頭男體峯。  
岸和田侯席上應需詠瓶梅

昨夜春風入武城。園林處處百花榮。多情爲恐風雨至。折取殷勤挿玉瓶。  
明日上二詩同前

珍重折來花幾枝。瑤瓶玉案自相宜。紛紛蜂蝶休窺鏡。不比棄捐在野時。  
似人

俗士不論是非紛。紛紛相競就聲威。寄言天下青衿子。獨立應須千載知。  
春日懷舊

一自郊原傷別離。世間無物慰相思。看花聞鳥猶惆悵。不是春光減舊時。  
呼子鳥 探題

春深山徑草萋々。谷霧溪烟路欲迷。休恨單行無客伴。頻聞前面野禽啼。  
雪 同上

俄頃同雲雪滿天。紛紛敷地浩無邊。莫將飛絮撒鹽比。當日有銀後有年。  
邀遠濟老侯途中作

多歲分離不耐情。世間誰與輸忠誠。胸中多少不平叟。一切向君欲倒傾。  
別來樓指侯歸標。幾度期還恨悵怱。瞻會不知在何日。三年待得有今朝。  
閑眠常足日三竿。何更今朝侵曉寒。是欲遠迎公駕去。從觀萬里滄溟瀾。  
一 四月二十四日邀駕程谷驛駕不到因賦

奔走不嫌征路遙。忽聞駕返喜相邀。亭夫報道淹留叟。又對殘燈空一宵。  
二十五日在程谷亭

寂々村亭獨瞻望。昨患日短今患長。歸旌掩映茂林外。忽使愁人意氣揚。  
四月二十七日與水崖諸子泛舟於墨水舟中喫茶勸韻



五大家詩文卷一  
晴江四月片舟秋。舟裏風爐茶味稠。病客近來患短視。此時遠認總房州。

代桂嶼翻西洋語

詐僞乘時競着鞭。奔馳橫走勢如顛。可憐枉自費心力。不識忠誠既在前。

七夕

固守一年一度期。今宵好會不曾違。人間變態無窮極。却向下方乞巧機。

秋淺喜筵嫌夜短。况原周歲別離懸。話談未半東方白。殘恨空留又一年。

應桂夕嶼之需題蕉即更

衆軍纒散又群明。盡日送迎煩不勝。賴有雨蕉驚困夢。覺來重揭讀書燈。

九月二十三日冷齋小集松間紅楓

城塢高平無凸凹。邸前風色賽遙郊。千株松古秋添綠。反襯紅楓一樹梢。

秋日書懷

又見今秋民阻飢。夫妻生別泣途岐。世家大室幾多少。心在救荒定是誰。

蠹魚

書燈夕下眼熒々。句脫章亡讀不停。蝕字蠹魚猶可恕。別有邪說誤全經。

九月廿一日屈子棟七周忌摘園菊贈之

獨校遺編慰所思。七周忌日適來時。後園秋老群芳盡。珍重折羞殘菊枝。

九月廿五日陪遠清老侯觀楓星岡 得陽字

早拋人更老星岡。閑占壺天日月長。豪氣至今消不盡。百千紅錦曬斜陽。

勤字

初冬與奧對松立水崖之二道人郊行水崖有日夕歸家之期

冬來農客尚腰鎌。霜降山童喜柿甜。村落風光無限好。夕陽催迫君休嫌。

早起有感

清時學問不當錢。奔走衣糧無暇眠。滿腹文章何日寫。匆匆空過一年々。

十二月廿二日重集於冷齋歲暮感懷 得青

遠客異鄉無眼青。柴門長鎖獨窮經。人間歲暮殊多叟。窓外喧鷺閉堅聽。

凍柳入春 得麻

臘裏春回未見花。野橋東畔柳初斜。寄言行客休拳折。他日將留錦繡車。

望隔牆花

清香日夕熏籬端。知是隣花低倚欄。昨夜東風方習習。高枝爛粲與人看。

臥病聽雨

暴風狂雨曉堪驚。恰似千軍萬馬聲。病客怯寒猶不起。書齋衾底和眠聽。

夏月

漏盡鐘鳴曉色昏。小園重靄接前村。閑亭夢覺推窓望。杜宇聲中月一痕。

壽莼茶博士

新樹陰庭晝寂然。薰風輕掃熟茶煙。曾聞清味扶人壽。何必昏々學醉仙。

題藤花群蜂圖

桃李園邊曾作羣。紫藤架上又紛紛。時々奔競就權貴。不省類中自有君。

暮秋念二與蓀堂君及田內秋元二生舟游戶根川勒周紫芝

沙塞子之波歌蛾

氣和風靜水無波。秋熟村々打稻歌。莫逆親朋歡醉足。行杯何用債娟蛾。

話涉家國成敗之是非。論及英雄戰爭之失得。因次前句。

苒々風光東游波。閑來對酒但當歌。休論世上榮枯叟。落木風前飛聚蛾。

觀田園之幽閑。而厭城市之熨鬧。嘉野農之逍遙。而嫌官吏之

局束。又步前句。

浮生官路本風波。誰是考盤在澗歌。殊恠世間權詐客。危機自陷笑燈蛾。

呼渡人急求栖鳥噪。更勒戴復錦帳春詞之柳候後三字。

秋風蕭瑟吹衰柳。猶喜黃花發應候。談裡驚聞野寺鐘。歸舟不許栖鴉後。

水烟模糊之中舟逐暮潮而去次前句

波漂枯荻風摧柳。遠野童呼聲冷候。輕棹逐流疾如舟。舟前烟樹忽舟後。

舟既歸着又步前勻

曾記攀花又折柳。清游今卜霜風候。長江無月暗歸途。迴棹與君約日後。

偶作

清世腐儒無所營。寧居閑睡夢又平。鳥聲喧枕猶不起。臥問今朝何菜羹。  
樵翁採木難躋坂。漁父驅魚不測淵。慚愧儒人無一吏。煖衣飽食度年々。

題凱歌扇

蒼篁為骨翠松躬。盛夏揮來炎燄空。一自大軍蕩凶逆。至今萬國奉仁風。

題百戰百勝扇

百戰百勝非將善。項王剛暴沛公柔。平治只道因軍捷。不識元來在德優。

讀僧遍照國歌戲作

淤泥不染真清白。何更偽珠風露滴。如取古人來比汝。元豐宰相王安石。

詠馨齋候窓前牡丹

窓外牡丹初發時。賞情殊屬最紅枝。好花原是易零落。寄語春風休漫吹。

憂雨

江東六月雨風寒。窮巷腐儒眉數攢。借問高樓歌舞客。自思秋稻就凋殘。

初秋菘堂小集咏七夕鳥

桂權疾過銀漢津。相逢情切話惇惇。周年別恨遽難盡。寄語天雞休報晨。

冬菊祗敬堂小集分句

十月純坤寒氣至。園林樹々葉辭柯。東籬獨有英裳菊。千朶為君着色多。

十月念九日陪遠清老侯於星岡詠庭前紅楓

桃李方春相競開。秋風一至總殘摧。君看上苑無窮樹。就似霜楓晚節佳。

終講 得虞

自憐窮巷一腐儒。老大猶尋迂濶途。今日講終否泰卦。悠然思入先天圖。

歲暮訪松蓀堂君々謳歌良久相待之間賦以呈

歲暮人間來往頻。九衢雜遝暗紅塵。高門別有閑風月。一曲謳歌靜占春。

病裡約論語有子二章

為人孝弟犯上鮮。不好犯上豈作亂。君子務本本生道。孝弟其為仁之本。禮之用和為貴矣。王道斯美小大由。有呀不行知和和。不以禮節亦不行。

似桂嶼君

牆頭盧橘迎霜發。盆裏水仙香亦新。獨有寒梅香未至。蕭條空立野江濱。

醫者

祿薄官微昵近君。讀書窮理與人羣。方今如有卒然變。百爾醫生是將軍。

偶作

楚英本是判君臣。隋煬又為殺父人。如此猶承菩薩戒。可知釋氏蔑英倫。遠嶺天晴淡掃眉。春江水滿驕魚兒。釣竿倚在孤蓬下。幾度空簪垂柳枝。

感遇呈岡老侯

連旬臥病氣惛々。忽受高堂贈酒恩。若不我公寬且弘。人間何處發狂言。

澁谷莊陪遠清老侯席上

郊莊陪駕有前期。但恐晚春易雨時。天意人隨風色好。滿山花木亦怡々。

戲作

鳳去龍潛春寂寥。金陵王氣漠然消。阿瞞得志方驕蹇。果見銅臺鎖二喬。

盆松

三寸磁盆五寸松。纖根挺拔起蟠龍。如移在彼南山上。爭得小齋机上供。

荅使

雙鯉來問亭午時。勉強懶病欲趨馳。紅輪赫々途難上。更為會顏約晚曦。

辛丑七月

二百十日二十日。暴風拔屋雨流輪。今朝開霽和天氣。變理陰陽定有人。

直寫得盆松之實。亦絕至極。結發惜之意。而益見愛之深。

杉本生將行。請吾道之要。及管仲之仁。臨別忽遽。無暇詳告。昔歲序送森休卿生。其往問。

費隱示某生

用周萬物。物不見。運轉流行。不少留。魚躍鳶飛。活潑々。請君看取。與優遊。

代簡

蕙蘭失養。就凋殘。寄花南鄰。請好看。多謝一朝生意。後更添數莖。鳳凰臺。寄題盤梯朝霞。

髣髴長光落枕前。起看瑞彩滿東天。即時願得梯霞術。一去直凌雲漢邊。似上原安々

十數年前一陋師。至今猶自與時違。但看世上紛紛裏。壁立千尋別有誰。竹

移得數年竹。鬱然生意饒。栽培無剪伐。應見拂雲霄。

十三夜與桂嶼君訪倉地氏

九月十三夜。水輪圓欲成。天人共惡滿。好飲二分明。欲見鮮娟影。萬家同倚欄。嫦娥惜顏色。不與人間看。

分韻送井宗孚

天地今猶古。人無西與東。能令嗜欲斷。洪氣滿長空。

籠鷹

蒼鷹久在籠。銳氣漸將充。只待秋颺至。奮飛冲碧空。

藥囊

衰周名實亂。囊櫃反稱呼。若或云無爾。請看觚不觚。秦庭提暴客。唐省薦良公。慷慨與倉卒。賴君得效忠。

錦春堂二首藥囊贈佳嶼君

凡事滿則缺。今賞不滿而缺之亦佳哉。

唐省從容待用。春庭倉卒呈切。靈根神核。渾収畜。一發破昏蒙。骨髓齊憂。已治膏肓。晉患將空。不知一箇青囊裡。時得幾春風。

其二

幽澗苗和露摘。高峰葉與雲収。囊裏百藥皆奇品。發用任君手。神技妙方每用。疲癯殘疾咸瘳。從來我有烟霞癖。借問亦醫不。

茶室

園中一草廬。四面樹扶疎。時有微風入。茶烟上碧梧。

食卓應桂々嶼之需

唯食可忘憂。酒亦能合歡。豈為尺寸膚。軀命之所關。

南瓜

洪水浸嘉禾。民生可奈何。蠻瓜如許大。甚勝邵平瓜。

炎帝氏

醫方治疾。稼穡愈調。飢重德窮。天地億年無盡期。

從講題雲錦堂。所製異樣畫箋。任人揀擇。

攻治極粹精。取人從清鑑。檢點春多少。花開方滿枝。

丁酉嘉平初二。醉裡漫譯桂々嶼君書。崎嶇舌官屈。好謙巧舉。

西洋之語

既往不須悔。將來何足憂。現今務適宜。是之謂智周。

丁酉季十日即夷。於岡部栗齋君寧儉堂。

和德及殊類。鳧鷗馴砌階。豈其論貴賤。騷客請寬懷。

雨中花 急催席上

郊野春未至。高苑百花香。好雨更添色。能教閑客狂。

題枯木竹石圖

子綦收塔焉。武公德斐然。參以穀城老。直立表貞堅。

太皞伏羲氏

佃漁奏鮮食。嫁娶造人倫。千世無皇德。何殊獸與禽。

題畫山水

僻在清江上。終身避世譁。魚蝦四時足。濁酒不須賒。

關荊王

阿瞞一世雄。叟業轉頭空。孰與君侯德。萬年無已窮。

題畫葛花

歲華流不息。離恨逐時新。寂莫秋風暮。空思采葛人。

紙帳

帳裏蓄清風。閑眠炎熱空。五更夢覺處。自臥白雲中。

悼某侯喪女子

階前碧玉梅。珍重待花開。何事霜風急。細蕾亦殘摧。

把梅樹比女子引類妙絕

栽培漸度年。忽遇肅霜天。萬樹都搖落。此花獨可憐。

春日懷舊為村垣君

窓梅侵雪發。香色兩清奇。惆悵君不見。無心折一枝。

賦得白露為霜

松蘿堂席上

蒹葭正蒼々。淒風露為霜。佳人去何處。惆悵立斜陽。

松菊烏鳳圖

為一柳侯

羣芳凋落日。松菊色猶稠。不見陶彭澤。文禽着樹頭。

都下近歲盛賞菊花。今茲殊甚。問之皆曰。效淵明之為。

元亮歸來後。對花紆隱憂。世人休漫效。今不元嘉秋。

失題

秦城吳市避羣雞。來就寒梅開野堤。困翼欲收疎影動。瘦身將倚橫枝低。暗香襲夢花千樹。清彩照魂月一溪。天下片雲難托足。不如斯刃永占栖。

安積良齋

名信字子順陸奧人也寓居江戶麴街仕于丹羽侯後為幕府儒臣

山中催睡圖

鑊馬黃袍映日還。山中從此睡應閑。趙家三百年宗社不異先生一夢間。

李白醉歸圖

脫靴殿上醉金觴。歸路春風酒氣香。莫咲玉山行欲倒。眼花猶認郭汾陽。

王右軍圖

高節雄才共絕倫。邀鷲拜翰亦驚神。風猷却被書名掩。誰識江東第一人。

述懷

非才只合臥柴關。竿濫清班亦厚顏。何日還尋遂初賦。幅巾歸去白雲山。

江上雜咏

江村終日見花歸。芳草渡頭已落暉。隔岸輕舟呼不到。一雙沙鷗背人飛。

偶作

籬外相看眼忽明。滿園香雪弄春晴。夜來不知花無恙。枉費關心恨雨聲。

又

秦人採藥意難逢。東海僊山是此峯。萬古天風吹不折。青空一朵玉芙蓉。

午睡

枕頭看史夢談兵。驚起一聲簷下鈴。柳外斜陽紅未了。草頭風戰黑蜻蜓。

秋夜讀書

秋窓讀易瓦燈紅。萬籟無声小院空。忽覺靜中生動意。芙蓉露滴一池風。

驟雨

一痕雷雨晚凉生。捲盡湘簾臥月明。滿地風吹燈影亂。疎々殘滴有餘声。

雜咏

破窓風雨颯如秋。酒冷香殘獨自愁。我有寶刀曾未試。蛟龍夜々吼床頭。

失題



若識二字自現出自知之意直隸外之人也

誰不欲脂粉鮮魚也獨先生為子惡定因知道德之旨好焉乎

盤々細逕曲如環瘦馬寒嘶古木間向晚風煙翻淡墨筆端輕拂半家山

偶作

無能那用鶴乘軒林下從來道更尊若識一瓢多樂地人間何處不桃源

登富士嶽

突兀奇峰雲外浮天風吹上最高頭山河歷々草鞋下恐是一呼驚八州

失題

欽月雲遮天會雨隔江燈火翳還明夜深酒覺眠難就風葦蕭々苔蘚聲

客舍

旅寓蕭々還不惡空無脂粉食無魚半窓春月梅花下閑讀濂溪一卷書

初秋

天上炎涼相代謝人間得失互乘除老夫唯喜秋風到滿院桂香宜讀書

偶作

憶曾山水喜幽搜鵬翼終將極九州遠志如今為小草碧花紅穗一離秋

山行

山路盤回行更危海風吹雨亂如絲但言前嶺雲爭起人在雲中不自知

梅花

開遍南枝又北枝清香薰透讀書帷月明疎影上窓紙水墨寫來楊補之

春晝

自甘無用臥柴關花落鳥啼春晝閑有客來談人世笑而不荅起看山

寫得實景妙絕

井部健齋

名見字子龍号健齋越後國頸城郡梶村人也。寓居江戸築地後仕于神原侯。

明治十年奉拜 北巡之儀衛

七百歲來雲與霧。皇風一掃戊辰年。既歸於古人心定。又取于洋政体全。日月照臨德有盛。乾坤覆載仁無邊。庶民何幸生今世。羅拜鑾輿錦幟鮮。

題石田翁肖像

險阻艱難備嘗。熟知人情世態。厭惡塵俗。肥遯養晦。杯盤之側。樽酒之間。三百六十五日。無此物莫開顏。嗚呼。為君之爰者。非李白則伯倫。或時有千日醉。劉玄石亦有均。

安政戊午送小野澤生歸信州

風俗逐時遷。懷之意悵然。聖經將拂地。洋學若冲天。都會人輕薄。僻鄉民厚堅。羨君歸國後。養性樂山川。

始遇畫工丸山大塊翁。于富永準清宅。時觀其畫有所感。以呈

小律一首兼謝富永氏

曾聽丹青聖。邂逅心思傾。熟觀終日意。叙話一宵情。真畫皆奇巧。縮圖最妙精。主人款待切。排爵氣清平。

題菅公神像

高操曾與雪霜清。文德長兼日月明。遺像儼然今敬服。何為蠅類正營々。

栗田公

應對詳明據典故。每朝車上閱青編。恪勤何恐風兼雨。在職多年如一年。

平宗盛

白旆孽波艦角逐。平軍覆沒殆亡族。俎前當日淚無乾。現出繖商真面目。

源義經

一谷炎々既落城。血紅檀浦海波平。勤業如君真蓋世。何為不取信於兄。

北條時賴

寫得菅公  
最妙々

滿天風雪途埋跡。投宿爐邊對話真。世上枉冤漸將絕。緇衣臺笠獨行辰。

留侯歸山圖

韓信被誅身既死。蕭何繫獄亦將危。請看一幅歸山畫。拋擲功名不不虧。

明治庚辰元旦作

四海不波舉瑞煙。喜迎明治十三年。拉痢之害悉除去。昇平氣象更鮮妍。

全辛巳元旦作

拉痢之害消無跡。五穀豐穰歡語頻。億兆蒼生悉安堵。恭迎辛巳歲華新。

全壬午元旦作

從前年遇祝融災。意氣濛濛鬱不開。今日被妻呼改歲。茅堂起待賀人來。

全癸未元旦作

朝鮮更件厲休兵。穀價低廉好保生。薄命腐儒亦何幸。茅堂迎客語昇平。

初聞黃鸝

陰雲連日雪霏々。寂々春寒晝掩扉。惟底今朝和氣動。新鶯一囀隔牆飛。

夏日江村

矮屋疎籬逐岸連。江風細々鼻炊烟。漁翁未覺夜來酒。一任鷺鷥上釣船。

陪游細川老侯別業

東橋風景冠江左。宜矣老侯富賦詩。豈但春花夏涼好。霜朝月夜更清奇。

陪游一柳侯別業

高莊遠在深川地。秋月春花百自由。休謂滿池行潦水。遙通萬里大洋流。

七夕祭牛女

雲輦迢々河漢悠。人間乞巧萬家秋。問君橋畔通何話。說盡隔年心事不。

賀書家朝比奈天涯翁七十

席上揮毫霧飛。清容矍鑠德巍巍。不唯年壽稀於古。妙絕書風亦古稀。

送辦江有邦游學東京

正是可憐  
漁釣醉中  
之仙人  
寫別業之  
景傍及老  
侯撰別業  
真

四海弟兄同血脉。文明開化無邊澤。此行兼讀西洋書。莫被誹訕漢學癖。

明治癸未秋拜笠原大川先生墓

瑩城蕭々松柏悲。玉容藏地更堪思。先生易簣明治歲。正在茶毘禁止時。

遙拜小野澤翁大祥祭

君歸于信吾歸越。只隔一山猶未詢。遙憶先生指館後。倏然遷到大祥辰。

上野潤齋

名廣。字胖。號。上野潤齋。越後國。願振郡。中柳町村人也。

讀國乘感小松內大臣義氣

生死從來不關意。平常義氣塞乾坤。始知千古英雄泣。老父膝前忠孝論。

詠豐臣氏

英雄逢着風雲會。千古奇功得一時。君見豐臣昇進日。誰知銀杏寧馨兒。

村松芳休野田城吹笛圖

瑣々小枝君莫笑。芳休玉管動英雄。魁星忽落陳營裡。愁殺城頭一笛風。

咏史

七雄戰起張蕪舌。漢楚廢興陳子間。四万黃金真是寶。買來天下濟時難。

名異瀑

溪畔石頭仰觀瀑。絕巖噴雪響如雷。飛流奔激風將去。白日滿顏濺雨來。

讀謙信公詩

謙公韜略世人知。風雅最驚絕代奇。想得千軍萬馬裏。英雄橫槩屹題詩。

拜戶隱與神宮

古往今來獨儼然。神靈妙處潤公田。深山遠到非無意。唯禱五風十雨天。

失題

閑吟項籍拔山詩。蓋世英雄至此悲。誰識良心示人處。烏江夕畔艤船時。

讀易

淨几明窓看易罷。細論清味意無窮。盛衰榮辱君休悶。總是消長天地中。

偶作

巧言援上何求祿。菽水簞瓢亦盡歡。慈母膝前讀書士。天倫樂事勝居官。

全

留客晚窓相對酌。人間樂事醉中吟。從來此法誰傳授。醒者不知幽味深。

全

高堅前後道無窮。欲竭吾才心更雄。羨子勉強真若此。仰鑽也有古人風。

失題

孤負鷓鴣杓中樂。二毛蕭散半成翁。人言病後顏猶白。不識近來欠酒紅。

全

蕭然一榻草堂中。閒愛幽庭綠映紅。有口不言人世事。柴關臥聽落花風。

午睡

北窓高臥午風清。枕上思詩美睡成。夢裏忽忘浮世事。桃花流水逐人行。

咏松賦辛酉小詩曆

獨立孟春六出中。蒼々柯葉四時同。君看萬木經霜後。清節弥高十八公。

述懷

不識世間忙不忙。此生應老讀書鄉。江山風月放肝膽。一任人呼爲楚狂。

感懷賦甲子小詩曆

聞孔明夢伊尹先生之夢定遊桃源之夢焉

神人古人之句不俗也

竊懷六載而來事。物換星移四海驚。十二街中春雪遍。何開臘酒祝新正。

失題

赤壁景因坡老新。江風山月照千春。文章描寫丹青手。使我長懷畫裏人。

全

自買鮮魚自割烹。山花對酌動吟情。俗人不識吾曹樂。一醉閑眠夢亦清。

全

終日圖書左右圍。蠶魚勤業識人稀。貧家樂事簞瓢外。卻勝南窗百城威。

全

綠水青山杳靄中。定知閑話意無窮。王公不若漁樵好。一夢廢興都是空。

冬日看菊

卓錫小苑栽黃菊。來愛讀書催睡時。不信古人論一夜。晚香經月更清奇。

雪後偶作

今朝欲雨催輕暖。點滴聲微亦可憐。一室幽清讀書處。忽驚屋雪落窓前。

三更

古机破繯讀書罷。燈花明滅夜三更。從來詩客難眠處。耳冷窓前飛殿聲。

芙蓉峰

日月天間第一峰。古人白扇只形容。青空挿得花顛雪。仍是神仙玉芙蓉。

雪景

雪滿田家風自寒。眼中都是沒峯巒。朝來景色真如畫。莫使俗人先着看。

述懷

以下十八首和良齋先生之韻

圖書未究有重關。却教童蒙是厚顏。期待古人千載業。天間遍上九州山。

江上雜咏

江畔看花忘晚歸。草塘來往到殘暉。天公恰似憐詩客。更有一輪玉鏡飛。

偶作

五言詩

三

佳

白々紅々村落明。梅花時節卜開晴。一年都是幾佳日。愁殺春風作雨聲。

全

絕巔雲表與天逢。甘露還丹第幾峰。誰識神仙非異物。富山儼有丈人容。

午睡

清風午枕樂無兵。金鼓聲消夢鐸鈴。驚覺夕陽人語響。兒童群集捉蜻蜓。

秋夜讀書

琴書一榻絕塵紅。秋夜吟哦燈火空。莫道貧家待螢雪。往來明月又清風。

驟雨

落日雲收涼意生。迅雷飛去晚晴明。清風忽起吹殘滴。都入林間作雨聲。

雜咏

初志未酬空賦秋。窓前落葉不堪愁。散人何日生鵬翼。飛上千峯萬嶂頭。

全

深林曲逕綠回還。獨上山頭臨世間。半是田園半村落。俯觀平楚絕無山。

全

林下無人鶴乘軒。深山高士妄躬尊。田園亦得天倫樂。究到乾坤事物源。

登富

山頂如船雲海浮。欲朝天漢上高頭。喜吾雙眼尤開豁。俯見茫茫關八州。

失題

西風吹送一輪月。雲葉往來暗又明。宿客不眠思故死。窓前落葉着秋聲。

客舍

殘山剩水拖吟杖。快意真如縱壑魚。客路莫言無一夏。肩頭擔笠又擔書。

初秋

雷雨一過洗炎暑。海天雲散月臨除。捲簾高臥尤清快。燈下詩成寫草書。

偶作

自家壯志究幽搜。欲到坤輿五大州。唯恨吾儕不生翼。茆堂無叟送春秋。

山行

雲海高低棧道危。濕衣空翠滴如絲。山中十里無人過。投宿前村有誰知。

梅花

明月照臨玉樹枝。香風花氣到書帷。窓間梅影真奇絕。唯恨詩才無寫之。

春晝

富貴兩忘晝掩關。風爐煎茗愛清閑。胸間仙境無人識。獨對溪南一列山。

五大家詩文鈔卷上略

五大家詩文鈔下

北越

井田季五郎

評點編次

小川市郎

葛西因是

今四家絕句引

唐宋文人有八大家。豎稱之也。南宋詩人有四大家。橫稱之也。豎稱之者。

異代隔世。曩今不相及。必得其人如茅鹿門先生者任之。而後其稱長行。

後世。猶曰此外更無一家也。橫稱之者。一時唱酬。其名並隆。屹然不相下。

而世人從稱之。非必有一人任之立四家之目也。非必曰此外更無一家。

也。范陸楊尤一時唱酬。其名並齊。謂之南宋四大家。今日都下詩人有河。

柏窪池四家。亦一時唱酬。其名並高者也。善寶玉山堂主人刻行四家絕。

句各百首。題曰今四家絕句。其稱之。由此刻本始。蓋從世人之稱也。先是。



好事者刻范陸楊三家絕句。題曰宋三大家絕句。尤集不傳。故欠一家。余每閱之。爲尤憾焉。今此集四家並舉。不遺一。其盛矣哉。

此篇以豎橫說起前段是客。後段是主。中間輕々着筆。而流動活潑。才鋒跌宕。自是大家本色也。

莊子神解序

莊子著書乎二千年之上。我今讀其書乎二千年之下。其難易何如也。其難不在二千年之久。而在歷世注疏諸家。繆亂之。若二千年之書。歷世諸家未始讀之。而我得始讀之。則莊子著書之日。昨也。我讀書之日。今也。今日取昨日之書讀之。猶對面聽談也。又何難之有。讀書者求知言也。知以因官。官必在目。目觀莊文字。心與注疏逐。采穩舍險。苟且折衷。躊躇四顧。以黠聞終。彼其知與。我別謄寫莊子正文一本。隨手點句畫章。稍覺開暢。難解之文。膏臆常藏。思之而不得。未忘言也。不思而或得。已忘言也。有時

得諸就臥未寐。有時得諸醺醺微醉。有時得諸曳杖委遲。或對月得之。或背暎得之。日與月。與杖與酒與枕。非讀書之所資。而寤焉。不知誰通之。誰喻之。此其神與。今取二千年之古書。置之几案上。目之與文相去。其間不以尺。是既無二千年之久矣。其昭然神者受之。其昧然不神者求之。雖既無二千年之久。尚有不盈尺之遠。又目中僅有雙開紙上若干行文字。而無全部若干篇文字。此之謂官知未止。神欲未行。夫偃枕曳杖飲酒對月背暎之時。目無雙開紙上若干行文字。而有全部若干篇文字。全部若干篇文字。混合融通於虛靜淡漠精靈不昧之中。而天機自發。此之謂神解。今所刻傳內篇七篇。具是也。外篇雜篇。尚多難解文字。茲揭其一二。秋水篇。變憐蛟章。僅敘至地與風。不及日與心。讀者不解。強爲之辭曰。蓮華半開。美人半身。而不寤。公孫龍之爲目。莊子之爲心也。達生篇。桓公見鬼。讀者亦以爲有鬼。而不寤。紫衣朱冠爲桓公之影也。周易睽上九曰。見豕負

塗載鬼一車。莊子原點化是文。而讀者不寤也。山木篇。莊周入栗林。亦點化屯六三。即鹿无虞之文。徐無鬼篇。九方歎相子綦之子。亦點化困九二。困于酒食之文。以困為捆。以守捆為闢者。剛足亦取諸九五。剗刑而讀者茫然。並不寤也。莊子嘗欲得忘言之人。而與之言。忘言之人。神矣。嗟呼。仰望俛視。天地之間。若此濶矣。近思遠想。自今至今。二千年。若彼悠矣。然而忘言者。其有幾人哉。

辯歷世注疏之誤謬。以說諸儒之妄。得讀與不讀。見面聽談之數句。自許得痛快。後於造次。無不思。現得其真。末舉莊子中之數篇。以解之。而重證乎讀者之錯誤。而有俛仰感慨之致矣。筆力橫恣。眼中無人。而氣薄絳霄。光奪日月。文至此。可謂入妙境也矣哉。

井部香山

柳灣漁唱三集序

傳曰。吉人之辭寡。蹠人之辭多。是蓋意勝於辭。言過於情之謂。而非謂辭之多寡也。如以辭之多寡而已。則衛武魯克。可目以蹠人。而盤康周且。不得為吉人也。是必不然矣。斯知言有物。則詩三百不為多。辭過情。則片言語亦為蹠。且詩本道情。有情則有詩。無情則無詩。非無詩也。無活詩也。活詩能動人。死詩不能動人。千歲之後。萬里之外。使讀者興起。感發。不能自已者。亦唯情而已。故云。詩不在體。取諸情性耳。如論詩而格調音節而已。則抑亦末矣哉。但情有邪正。故詩亦有邪正。正則讀者感于正。邪則讀者動於邪。邪詩有害也。惡於死詩矣。故詩情而不邪。斯始為得矣。自成均之廢。禮樂之寢。而至中難持。太和。不保。人之為情。不蕩則固。不僻則詐。故其詩不摸擬剽竊。使人厭。則淫靡誕謔。使人蕩也。上下千年。滔々皆是也。故不

得不取陶韋。陶韋者淡也。而清而平易。平易亦詩之正也。先賢有言。詩平易騷亦平易。是謂不費力直寫情也。後人難其解者。以世移言變。且聖賢得諸心也。深故言之也。遠矣。君子和平。豈故求艱深奇澀哉。此集也。遇景寫情。量力用事。意貴圓活。語務自然。無艱難奇僻之疾。而有從容自適之趣。可謂入五柳之門。升左司之堂矣。男昆陽欲刻以壽之。且使予序以壽之。予曰。子之大人。平居端默。似不能言。而於吟咏也。至老益多。初集於六十。再集於七十。今三集於八十。而強健如舊。則自三集而四集。而五集。乃至十集。若且期焉。是子之所欲。而又予所欲也。且大人之詩。淳厚質實。無一句之虛假。無一首之躁妄。既使人思。又不使人厭。則豈止予與子欲之。又將天下與後世同欲之。人之所欲。天必從之。於是乎十集千篇。予謂必可致矣。予以爲如何。昆陽曰。唯々如僕與先生欲之。則聞命矣。如彼天下與後世。則豈敢豈敢。

叙事夾議論。句々婉轉廻環。流動活潑。才鋒如湧。

吉齋森先生墓碣銘

太極動靜。陰陽迭運。不齊之齊。以生萬物。乾奇坤偶。陽少陰多。故草木多於蟲魚。々々多於禽獸。々々多於人。小人多於君子。如君子而中者。少之又少。世不常有。若有而在上。則四海安。在下而壽。則道明於天下。教垂於萬世。設令不壽。得豪傑之士。而附之。則猶能名彰而學傳。若夫學成才達。而德不見於世。道无施於後。中道夭折。可痛哭歎恨者。其吾森君休卿乎。君資性英敏。好學不倦。博而不泛。約而能通。苟不詭於六經。則蚩漢唐諸家之言。而不遺。如或悖於孔孟。則蚩宋元大儒之說。而無取。窮性命理氣之蘊。而斥老釈之似。明礼樂刑政之源。以排申韓之邪。析微無內。包荒無外。野乘稗官。畧安節要。詩賦詞曲。立成千言。可謂全才備德。無欽者矣。世之學者。非功利。則隱僻。非浮文。則雜博。陽裝孔

顏而私釋老。公揆管葛而呵程朱。曲學阿世。妄談肆說。道之榛塞。於今為甚。君毅然以息邪。說明此道。為己之任。人亦從而羨。其為人也。凝重寡默。不妄戲笑。當艱難交至。人莫不失措者。處之泰然。不動声色。事必成矣。身居空乏。趣人之急。奮不顧後。必使得其所。而後已。未嘗有德色也。識者謂君不博學不能文。既是隱然一賢士大夫也。其誘子弟也。以躬先之。循々有序。一論不解也。再四不倦。故皆畏而親之。其來於江戶也。前後十年。學既通。歸教於鄉。欲須弟妹婚嫁畢。而終業於此都。意不欲貽艱於老親也。有志不果。丙午六月五日病沒。享年三十有二。人皆以為玉埋於山。珠沈於淵矣。其弟某。葬君於某地。其子井宗孚。靜惠三等。建石狀君之世系行事。來屬銘於予。君姓森氏。名現成。字鷲嶺。後更名復字休卿。号錦陵。又吉齋。新羅義光之裔。越後野村善巧寺主也。祖某父某。母丸山氏。生君而沒。繼母某氏。愛過所生。君愛恭篤摯。及其喪也。

哀毀骨立。殆不能勝。其所手縫之衣服。虽弊且垢。必表而出之。手親澣濯。不委之人。々訊之。則泫然流涕而已。幼學於鄉。々師某。既卜非常。稍長。從越中靈暉師。称其國器。其徒皆服其明睿。謂為不可企及矣。已究其宗旨。旁及俱舍法相。凡釈子之學。莫不究窮美。更授儒釈二經於鄉。々人歎服。皆称未曾有。夫君在我儒。望其息邪興正。則於釈氏亦宜然也。蓋儒釈皆有邪正。邪不息。正不著。為之任者。自非仁明果敢。不世出之資。則不能也。當今之時。舍君其誰也。而忽為凶之。豈其父兄鄉黨之不幸。實此道此世之不幸。大中至正之學。其不可復明於世乎。嗚呼。哀哉。銘曰。維公之明。可闢世之昏盲。維公之強。可相人之偃々。渺々八荒。蒸々羣生。如何穹蒼。天吾休卿。

休卿之厚愛親。香山不沒其事。感慨惋惜。在隱躍間。先表學之到處。終歎休卿之天。嗚呼。墓碣銘中千秋絕調。可謂得韓公伸髓矣。

答小林萬里書

寒氣將旺。斯審坐起平安。幸甚。近者上田生。一再見訪。不幸不在家。意應  
彼來嚮者。兄問僕所寄新部氏古詩。以格物之物字。宜爲禮樂。乃物有  
本未之物字。宜如何解。善矣。問也。請詳疏之。夫學者。學道也。道也者。無形。  
先王制禮。以樂以寓其道。上之人躬行焉。下之人視效焉。是所以一出於  
正。而無異端也。及周之衰也。禮樂崩。詩書。欽。百家紛興。諸子橫議。是所  
以道不明。而天下亂也。故大學之教。使學者。唯從詩書禮樂。以致自己  
之智。以誠其意。故朱子曾云。讀書講義格物也。而於補傳。乃云。即凡天  
下之物。夫物有大有小。有尊有卑。堯舜之智。猶不徧物。夫子之聖。不如  
農圃。蓋賢者識大。不肖者識小。有大人之事。有小人之事。蚩析薪。地矣。  
瓜蒞有理。如彼。愴與肖翹之蟲。綿葦微末之物。固小人之事。非君子所  
及也。且舍有道之禮樂。運自己之私智。以窮凡物之理。是決不得之事。

也。聖人豈誣之哉。故明儒王守仁窮庭前之竹。七日不得矣。爲疾也。斯  
剗即智之說。外六經。忌問學。至今爲害。是蚩守仁不得於程朱之解。而  
妄作之說之過也。亦不可謂考亭窮理無與之論。非致之也。是朱子之  
說。宜從者一也。天生蒸民。各有恆性。不能無昏明強弱之差。賢否智愚  
之別。苟不道以爲之極。則高者激成喬戾。卓鷲傲放。汗漫之癖。卑者流  
爲卑陬。拳屈巽懦。委靡之病。蓋人心活潑流動。不居。俛仰之間。再撫宇  
宙。出入無時。誰知其鄉。夫子曰。志於學。又曰。思無益。不如學也。孟子亦  
曰。配義與道。無是餒也。又曰。必有事焉。勿正心。夫長短輕重。必度權度。  
心志思慮。必制禮義。而考亭於補傳云。因其已知之理。而益窮之。是以  
致知先格物。以自已之智。窮凡物之理也。豈聖人以禮制心之謂哉。曰。  
本。伊藤維楨。以爲不以先王之道。正自己之心。而以自己之心。正自己  
之心。以窮衆物之理。天下萬々無此理矣。聖經萬々無此言矣。斷曰。大

學非孔氏之遺書也。是蚩維不善讀大學。而果謗聖經之罪可疾也。亦不可謂考亭知格錯倒之說非致之也。是朱子之解不宜從者二也。周室衰矣。禮樂凶矣。異端邪說充於宇內。亂臣賊子尋於天下。仲尼蚩聖不得其位。於是乎序詩書。正禮樂。贊易道。筆春秋。立大中。至正之極。開萬世無窮之道。子思子繼其道。修論語。作學庸。子車子出而述之。其言炳焉如日。萬世之後。万里之外。苟沈潛反復。不用私智。不立私見。一唯六經四子之從。則道可明也。德可得也。與生彼聖人世。陶化禮樂者。又不甚遠。是仲尼之德所以群聖無得而儔。天下萬國。海之內外。凡有血氣者。仰而尊也。是僕之所以定物字為詩書禮樂也。夫禮樂者。道之器也。道也者。不出天下國家。治天下國家之道。禮樂兼而有焉。故格物之物字。專指詩書禮樂。物有本末之物字。泛指天下國家。下文云。自天子至庶人。以修身為本。物有本末之物字。為天下國家可以見矣。若夫天下國

家以為學。則是子路之所謂有民人有社稷。何必讀書者。而夫子之所疾也。大學豈以之為教哉。詩書禮樂者。所以治天下國家。而天下國家之事。拳在詩書禮樂。則蚩偏全始異。其歸未必不同。夫大學文字。有緩急伸縮進退偏全出入之別。故首節明明德之明字。修明自己之德也。是退而縮也。明明德於天下之明字。昭明之於天下也。是進而伸也。不知者。則以首節明明德之明字。為昭明之於外。是不但義不通而已。如下文皆自明也。句何且新民之新字。至日新之新字。退為修新自己之德之新字。物字之伸縮。亦如是而已。傳不云乎。禮者善物也。詩書者義之府也。是僕之所以定物字為詩書禮樂也。歷世羣儒未明此義。各々立自己之見。不以聖經為斷。出者作功利。入者陷空利。或淺末。或奇險。紛々雜還。無復一定論矣。黃其目。以黃聖經。赤其目。以赤聖經。是學之所以不正也。是道之所以不明也。蚩然彼程朱者。不世出之大儒。思孟以後。不

見其倫而猶有此失。是世之所謂智人千慮一失者乎。僕之不肖。敢好  
與大儒抗乎。而私心自以為此處是一定不易之說。俟聖人而不惑也。  
是所謂愚人千慮一得者乎。然而愚人千慮而一得。則九百九十有九  
皆失也。而其以為失者。他人以為失也。愚人豈自以為失乎。若愚人自  
以為失。則豈其成九百九十有九之失乎。九百九十有九之失。愚人自  
以為皆得者也。然則愚人千慮之一得。愚人為知。千中何定為一得哉。故  
今僕自以為一得。為知。非在九百九十有九之失中乎。足下視以為失。幸  
請告示。僕雖驚下。學中尼之道者也。雖不及仲由聞過而喜。又豈忌人  
忠告者乎。僕之說未可信。則蚩十反何厭。是乎非乎。請必勿隱。造父恭  
道之事。見列禦寇湯問篇。特取其言類格致而已。志在越北。教授有徒。  
幸甚。若有相見之時。幸請致語。鳴再拜。

終始於大學。而守志不斐。外々以轉筆。寫出許多議論。藻思泉湧。

筆端不窘束。愈出愈妙。

夙興館記

天行運而不息。於地有明暗。地道生而不息。於人有動止。人性強而不  
息。於氣有寤寐。人之寤寐。因地之晝夜。地之晝夜。因天之來往。來往也。  
晝夜也。寤寐也。皆氣也。其不息者。皆性也。性能御氣。々能載性。々不可  
無氣。々不可無性。々氣之相須。猶帥之與卒。帥敬則卒肅。帥怠則卒驕。  
帥制命。順則卒從。令帥出令不順。則卒棄命。卒從令則動靜。云為視聽。  
食息。得其宜而身修。卒棄命。則行藏進退。坐卧周旋。失其中而身不修。  
性理也。氣欲也。欲進則理退。理勝則欲滅。理欲之相勝。亦猶陰陽晝夜。  
天地有氣。人亦有性。但天地有氣而無私。故春秋寒暑。信而不失。人也  
有性而有私。故寤寐飲食。或失而不信。其信而不失者。其唯君子乎。君  
子之所以不失者。其唯敬乎。敬者。存天理而制人欲者也。制人欲之効。

不止百千。而其最可見者。在夙興與夜寐乎。故君子敬持其志。禮御其氣。可興而興。可寐而寐。毫不失其度。風雨如晦。鷄鳴不已。蟲飛薨之。坐以待旦。天地有度。人從之而行。日出而作。日入息。然必取夙興與夜寐者。亦猶二之日于耜。九月在野也。一歲之事。九月而終。一日之業。九時而成。故云。興於寅。寐於亥。天地雖無私。必待人而化。人也。雖有私。贊天而成。雖贊天而成。亦唯順天之則。順天之則。而夙夜敬以安百姓。則君子之能事畢矣。故詩以夙興為民之則。傳以夙興為民之主。飯山侯入參于大政。其待漏之館。題曰夙興。意其在於斯乎。侯更能明德。知人能任。順天之則。以為民則。以對於天下。侯之諸臣。亦能體侯之心。夙夜儆戒。忠直是務。君臣悃同。存天理。絕人欲。以善其政。則福祿來臻。以享無疆之休。是豈徒我所望。實天下百姓之所同望也。

用許多譬喻入本題。有序有節。筆力總是不俗矣。

竹堂記

竹者畜也。篤也。稟性也。篤而畜氣也多。故能驅炎熱於朱夏。侵霜雪於玄冬。長梢拂雲。苞根盤地。直而節虛。而堅。表志士之操。呈君子之德。世人徒目以清輕。而不知清輕出於篤厚。許由篤於庸命。故揚箕山之潔。伯夷篤於惡。以奮首陽之清。虞仲篤於父子。清遁荆蠻。文子篤於君臣。清棄十乘。是皆由篤而得清。皆見稱於聖人。皆足以配竹也。然而不自謂好竹。人亦不稱以好竹。自是其后。稱為好竹者。皆得其表而失其裏。知其一而不知其二。子猷之傲誕。固不得私之。摩詰之失節。適足辱之。他如所謂七賢六逸之輩。不稱其表。豈知其裏。不得其一。何問其他。上下教千歲。誰其配之。其猷睿聖武公乎。公勤學而修德。至老而不衰。鍛鍊精熟。溫直清剛。得竹之終始表裏。而無有少遺也。宜乎。詩人以之興之矣。我鄉之田中。子友性好竹。于園于庭。無不竹之植。于堂于室。無不



竹之畫。自謂飢可無食。寒可無衣。而居不可無竹。愛對之則喜。悲對之則平。歡欣愉悅。固對之。抑鬱憤懣。亦對之。閑居對之。而飲。有客對之。而酌。聞客之至。其家者。恍如入淇園。遊輞川。登羅浮之山。浮蓬壺之嶋。清風靡々。細香襲人。其園名竹。其堂亦名竹。昔歲使人請予記之。予未知其所好在清乎。在輕乎。將在篤而不易畜。而后發乎。諾而不答。遷延至今。則求愈勤。請益篤。而后乃今因請之篤。而信好之篤。因好之篤。而知所以好之清。兼篤外及內矣。蓋物好則不息。不息則至。其庶幾果足以配竹乎。是可以記也。且適逢森休卿之請。持歸之篤。何可以已。乃書付之。

此篇以理說起。中間引証許多之。貞蹟配題意。而彼淇澳之篇。則贊衛武公之德。此則稱子友好竹之篤。縱橫揮洒。而聯絡照應之法。自備矣。世欲學文者。可以為軌範也。

安積良齊

集義樓記

天有神氣。列而為日。星。癸而為雷。霆。結而為山。嶽。融而為河。海。而其賦予人也。剛大果決。當天下之大事。而不驚。臨天下之大難。而不懼。可以配道義。可以樹勲業。不惟聖賢有是氣。人皆有之。但人為私欲之所。牾而見其眇乎小也。故是氣不可以不養。而養之方。集義而已矣。凡義之所存。魚萬鍾之祿。千駟之富。不屑也。及其用功之久。則氣益充。義益熟。當大事。臨大難。沛乎如決千仞之水。而注之壑。滔々乎如飄于長風。而破萬里之波。豈不大快乎。雖然。難克者欲也。難行者義也。苟非讀聖賢之書。而体察之者。安能至此哉。北越上野胖卿。年少而志篤。氣俊而行絕党。扁其樓曰集義。徵記於予。因書所見以為記。且語之曰。子不見夫雪乎。其霏々而如擘絮。既而銖積寸累。窮晝夜而不已。遂至丈餘之

深。岑壑皆沒。集義之功。亦猶是焉耳矣。胖卿果能朝夕。猛省力踐而不已。則是氣之剛大。塞於天地間者。吾將於胖卿乎觀之。胖卿其勉之。總以神氣通串。中間生情作態。此記體中別行一路法也。

### 神戶信章傳

神戶信章。稱三郎右衛門。上毛甘樂郡神原村人也。其系出自平相國公清盛。清盛二十二世之孫。曰織田公信長。崛起尾州。經略天下。官至正二位右大臣。公次子曰信孝。為神戶友盛義子。居勢州神戶城。為豐臣秀吉所滅。其子信茂。稱神戶肥後守。仕小幡播磨守。小幡亡。退而居上毛甘樂郡神原。蓋其采邑云。子友信。稱半兵衛。信章乃其子也。天資英毅。好學。不屑章句。獨有志於經世。尤精究地理。歷遊四方。求名儒而問業焉。既而遊北越。見其地曠壤沃。可墾。乃招集四方衆氓。誅榛莽。通溝洫。遂開新田七千餘石。置墟落四十餘名。其鄉曰大瀆。又取上毛梓

鄉之名。稱其村為神原。挈家遷焉。實正保二年也。國主越後中將公光長。稱其勲効。賜市村神原二村田三百三十石。擢為縣令。由是盡心吏務。綽有治績。慶安元年五月廿一日卒。年四十八。釋追謚曰明鏡院。有三男二女。長姪尹。稱半助。襲職勤勵有功。加賜三百石。為書院番士。有女四人。養姪貞鎮。為嗣。貞鎮有故削秩。為小性番士。天和元年。國主徙封作州。三年。縣官檢視田畝。於是失采地。然以其奕世有功於民。賜旧田租三分之一。為鄉士。貞鎮主信清。信清生信種。信種生為信。有一男一女。男天以岡村信虎為嗣。是時。縣官以市村神原二村為藩主。神原侯封內。賜粟米四十餘石。其子信一。稱三郎右衛門。性醇謹。每思信章。算路盤纏之功。未嘗不咨嗟歎息也。蓋總見公雄畧偉勲。震耀天下。為曠代之英主。而信孝不幸國亡。其子孫沈淪於上毛窮僻之地。信章慨然奮起。開新畬於北越。遂元其宗。後裔有盛衰。而神戶氏至今。豈非其積德

所致也哉。乃者信一門人上野廣徵余爲之傳。余嘉其追遠之厚也。故叙世係履歷之槩。俾來昆有所感起焉。

此即事傳事簡老明快。句々生翹。詞令復奇絕也。

### 小洞天記

穀堂古賀先生嘗自號頑仙。因又扁其室曰小洞天。俾社友爲之記。或者疑之以爲神仙之說。怪誕不經。聖賢所不道。其所謂洞天福地。尤屬無稽。而先生有取焉。恐非所宜也。予謂不然。身在魏闕而心游江湖。不囿於利欲。不嬰於世故。公然獨立於風塵之表。而與造物者爲友。是亦仙也。何必卉衣木食。巖栖澗飲。然後爲安期羨門之徒哉。今先生磊偉俊邁。有揮斥八極之懷。而於声利無所縈焉。殆亦仙中之豪矣。而猶自稱頑。蓋謙也。且先生偃仰此室。繙五車之書。抽二酉之藏。含其芳腴。咀其精華。鑽味彌深。欣然會心。乃曰。此我之服食導鍊也。綠酒青樽。擊肥

鮮而絲羅。輕單深艤。邀花月而酣嬉。陶然一醉。神融氣和。乃曰。此我之沈滌醺醪也。揮毫憑几。勝流環坐。折學術之源委。辨古今之成敗。言談雲起。文采葩流。乃曰。此我之閱苑觀會也。浩興所到。援筆揮洒。詞華墨妙。絢爛粲爛。池天機於毫端。縮萬象於尺幅。乃曰。此我之烟霞風雲也。葺然斗室。延袤不盈十笏。而蓬山桃源之趣。悉具焉。苟非有文辭者。不得闖其戶。則謂之洞天。奚不可者。夫以先生才學文章。風韻雅度。其盛如此。而又以精里先生爲父。以侗庵先生爲弟。名賢碩儒。萃於一門。猶龍門之司馬。青箱之王。眉山之蘇。声光燁々。照映海內。此又上清真人之所冀而不能獲焉。而先生兼之。何洞天福地如之。而猶謂之小。尤謙也。今夫鸞鳳之爲物。五彩金翠。無所不備。不惟人知其美。而在鸞鳳亦應顧影而自憐也。今以先生之才學門地如彼。豈不自知其宏博華奕。而退托之謙如此。安知其所爲退托者。乃不爲其所以自負之大也。

耶。然則先生果仙之頑者乎。抑仙之豪者乎。先生之室。果洞之小者乎。抑洞之大者乎。我將持瓢酒。駕風月。一敲洞門以問之。先生其必啞然。叱我為狂仙。

蓬山桃源。別有之乎。不囿於利欲。不嬰於世故。獨立於風塵之表。自是神仙之境也。公記之為仙境。宜哉。筆鋒自是神仙之妙也矣。

### 霧嶋山記

橘南溪。東西游記。山川物產之奇。祭如列魯。其中霧嶋山尤倬詭。讀之不勝神往。因譯國字為漢文。以充卧游。與同好者共焉。

霧嶋山。在日向州。高四十里。周迴三百六十里。相傳鴻荒之始。冊諾二神。從天橋俯視。見海霧中有小嶋。乃以鉞探之。遂降臨。因以名焉。其鉞至今倒立山頂。世稱之天倒鉞。誠神聖之靈蹟。遂古之遺器也。但峰巒崇峻。巖谷深阻。多風火雷電之異。登者往往失所在。故能極其巔而觀。

所謂倒鉞者。少矣。南溪游西州。抵鹿嶋。因欲登觀焉。而非有膽力者。不可偕。會一少年。乞結伴。意氣甚可壯。乃以仲冬。初八發。大抵曰。薩隅三洲。瀕南海。氣候溫暖。雖嚴冬。不見冰雪。是歲最暖。惟御一綿衣。經水陸二日。始達山下。步八里許。有廟甚宏麗。晚投祝史家。詰朝倩嚮道。俱登喬木摩天。蔭翳晝晦。惟踐道者之迹。而進。直上十五里。童然無草樹。四望空濶。三洲諸山。環拱起伏。如翠浪。遙見海水汪洋中。孤峰突起。儼然琉璃盤上。一點螺也。導者云。是薩之櫻島山。又登十五里。山益峻。燒石大如栗者。撒布路上。天忽晦冥。暴風揚沙。怪雨霎々。自谷底倒捲而上。不覺毛髮森豎。又登八九里。路稍夷。而左則絕巖萬仞。雲烟密布。點不見其底。右亦浚谷數十丈。中間通人處。如行馬鬣上。曰馬脊越。稍進。燒石隨步崩下。鑿々有聲。須臾。猛火炎熾。發于谷中。雷電殷輶。山鳴谷應。腥臭之氣撲鼻。或玄雲如潑墨。澎湃匝地。咫尺不辨。往來翕霍。倏發。

作鬼神佛陀諸靈異之狀。或白虹一道自脚底起直上天半。或光怪閃爍。天地變為黃金色。步武變幻不可方物。蓋硫黃芒硝之氣鬱積谷中。陽火自燃。陰氣應之。爆然震激。現種種變怪爾。特可畏者。橫風時來。勢如奔馬。稍不慎。則為所捲去。頓為火坑之鬼。所謂登者失所在。皆是物也。尊者切加警誡。每風至。即全體俯地。既過後起行。如是者數次。心悸骨驚。疑入阿鼻獄。少年尤震懼。五色無主。踟步不能進。尊者曰。此子震懼如是。不亟返。禍不可測矣。遂扶掖而下。僅三里許。天氣清明如初。相與探囊中搏飯啖之。少年色始定。南溪獨咄咄以不觀天鉞為至憾。因問。從此至絕頂幾里。曰。不過十里。南溪笑曰。是不難到。子與年少待之可也。投袂獨往。抵馬脊越。天色俄變。震雷發作。滋甚。備歷辛艱。遂以達子巔。果有物焉。質如精鍊。大如鉅竹。長丈餘。倒立地中。其鏤鏤若鬼面者。碧鏽沈蝕。古色可掬。未可必其為太古遺器。而決非五百年來物也。巔無堂宇。無草木。徘徊四顧。天朗日麗。碧漢万里。凡數州山川城邑。攢簇沓蹙。若覆簣。若聚米。神氣浩然。有羽駕凌雲之懷。但靈境不可久駐。急覓來路而歸。過馬脊越。數百步。遙見尊者與少年地坐偶語。長僅寸餘。如畫中所觀。既至。皆欣幸加手於額。相扶下山。大都天下名山。刊木通路。自役小角。秋泰澄始。故為縹流所占。據梵唄之聲相屬。獨此山以諾冊二神。為開山祖。真天下之靈境也哉。山中多奇樹異草。亦精之屬。天池五十餘。池畔多蚺蛇。聞人語。輒出噬之。雖樵夫畏而不敢過。多野馬。形極詭異。鬃鬣長委地。多大蝦蟆。大蜘蛛焉。

從鴻荒之始。有冊諾二神降臨起事。至矣盡矣。就中至記雷電暴風之事。使人戰栗。運筆之妙。可玩可弄。自有柳公之風姿。

### 聖德論

予自為童子時。則聞古者有聖德太子者。聰明仁厚。君子人也。及年稍

長讀史書。往々載太子事。贊美極矣。後始讀日本史皇子傳。然後詳其顛末。慨然自失。慨然投卷而歎曰。嗚呼。是一暗弱太子耳。曷足稱聖。甚矣千古流俗之昧々也。夫道出乎天。而具乎人。其道莫大於君臣父子之倫。修焉而至者為君子。背焉而馳者為小人。堯舜之所以為聖。桀紂之所以為愚。未始不於此焉分也。彼太子者。聖歟愚歟。以此律之。白黑昭然甚矣。千古流俗之昧々也。太子用明帝之子。而崇峻帝之從子。崇峻帝不喜佛。又惡蘇我馬子。姦狡擅威福。欲誅之。可謂明主矣。太子與馬子以佞佛相黨。故固諫而止。馬子聞之大懼。使盜殺帝。太子苟知君臣之義。必當聲其罪肆之於市朝。而不惟不討之。反阿附之。何哉。晉厲公無道。欲誅趙盾。其族趙穿弑厲公。春秋書曰。趙盾弑君。以其不討罪也。試以春秋之法律之。太子之事。宜何如而書也。然太子之意。蓋謂天地萬物靈蠢之物。莫尊於佛。苟不信佛者。是佛之賊。而王法之所加誅也。

帝不信。又欲誅信佛者。是自取禍。所謂夙業之報也。果如此。苟不信佛。雖君父有所不顧焉。豈非大亂之道乎。夫吾所謂道云者。出於天。具於人。而不外乎君臣父子之倫。彼所謂道云者。悖弃倫理。絕滅綱常。奉丈六之銅像。而崇敬之。欲以生於天堂。是何道也。凡天子公卿之所宜崇敬者。吾國自有天神地祇社稷宗廟之靈焉。豈可祭西番妖濫之鬼。而問祖宗之常祀。至若三世之說。竒幻荒怪。茫如捕影。其誕尤甚矣。而太子信之。聰明君子固如是乎哉。先是。欽明帝十三年。高麗始獻佛像及梵書。帝以咨羣臣。物部尾輿中臣鎌子。仗大義諫之。事遂寢。用明帝二年上病。群臣請禱于佛。物部守屋勝海連亦諫止之。凡此諸臣之議。轟々烈々。與日月爭光。太子所宜從。而乃切齒不已。何哉。且太子亦不仁甚矣。帝之遇弑也。其意蓋謂。帝素不信佛。則是佛法終不可興也。帝崩而女主登極。已與馬子執政。則於興佛法乎何有。是以坐視其死而不

援置其賊而不問。若反幸其短祿者。及推古帝立。果攝政。日夜與馬子  
晉議。大敷佛法於天下。建寺四十六所。度僧一千三百八十餘人。前古  
未曾有也。自是而降。異端邪說。澶漫四出。壞亂天下之耳目。淪浹生民  
之心髓。有以萬乘之主。祝髮受戒。火其遺骸者矣。有以名鼎重臣。披緇  
稱入道者矣。有以淫蕩僧豎。穢亂宮闈。殆登帝坐。其他狂髡黠緇。挾勢  
逞威。雖天子之命。亦不適其意。輒披戎衣。提兵器。鳴張螳怒。蹂躪輦轂  
之下。至使歷世天子宵旰不安。發鴨水采齒之歎。而國君城主。受其輕  
慢。被其禍害者。固不可以計數。向非織田公赫然大怒。燒浮圖。戮僧尼。  
蕩其巢穴。除千歲之宿弊。吾未知其禍亂所底止也。晉范甯有言。何晏  
鄧賜之罪。甚於桀紂。桀紂之害。止於一時。邪說之害。流於萬世。太子佛  
教之害。其慘烈。視何晏鄧賜。更有甚焉者。豈可勝慨歎哉。抑太子信佛。  
建塔廟。非求福田利益也邪。太子樞骨未冷。其子山背王。為蘇我蝦夷。

所屠戮子孫無噍類矣。夫求福而得禍。愚莫大焉。世乃以為聰明仁厚君子。甚矣。千古流俗之昧々也。北條泰時執政。有僧請建伽藍。泰時曰。汝不見天照皇之廟乎。葺然茅屋。而德澤遍宇內矣。汝乃勸我建伽藍。費財勞民。以飾土木。豈治國之道哉。汝在鎌倉。必煽惑小民。使失其業。是國蠹也。急命吏逐之。嗚呼。孰謂聰明仁厚之太子。而其見反出於鎌倉一執事之下乎哉。黑田長政。麾下士某。年七十矣。病將死。室人環而泣。且請曰。君結髮臨陣。殺人不可勝計。盍亦禮佛以資冥福乎。乃出銅像。使拜焉。某瞋目厲聲。奮拳倒佛像。罵曰。我為國家致忠節。大小百餘戰。摧堅挫銳。未曾待一人扶掖。今死命也。何假此區々小銅佛之力為。嗚呼。孰謂聰明聖智之太子。而其勇竟不如一武弁之士乎哉。

韓公之原道。歐公之本論。審言佛之。謬於聖道。與所以排之。此即聖德就惑溺於佛之事。立言極論。泯亂人倫。充塞仁義之非矣。論尤



切實。文尤完密。宜與韓歐二篇合看。

松下菴記

大滝昌誌宅中有老松。蒼髯奮張。如偃蓋。如蟠龍。翠色濯盪。人因号曰松下菴。遠索予記。予曰善哉。古人云。長松之下有清風。夫松之為性剛而正。貫四時。凌霜雪。而不易柯改色。是木中之俊傑矣。然非有昂霄清雲之姿。不能生清風。吾聞昌誌祖宗相繼居北越。頌城郡梘村。專以力本為務。今已十一世。閱二百餘季矣。根深枝茂。如長采之般。鬱其積德所衍。多賢子孫。如清風之謖而起。前者唱耳。隨者唱喁。笙簫相和。連綿不絕。况昌誌最能勤職業。家益穰而好讀書。娛心風雅。不喜奢靡。驕逸事。其繁榮茂盛。不可涯量。豈非所謂長松之下有清風邪。故弗辭而為之記。

終始因松序事。用意多在題外。又是一格。

井部健齋

金穴之碑

天地之理。盛極則必衰。衰極則必盛。陰陽之消長。寒暑之推移。凡吉凶禍福。興廢榮辱。存亡成敗。莫不悉然者矣。平民之極驕也。有文治敗亡之禍。霍氏之恣權也。有地節夷滅之辱。拿破崙海陸軍威盛極。而華德路樓一戰。取敗辱。遂竄聖希力拿。嶋是皆由不知盛衰之理也。源融之造竈。燒塩起烟。范蠡之泛湖。變姓易名。閣龍之懸鏡鎖室。內皆知此理能去就者也。我外曾祖父。竹內第三世。諱基肆君者。恭順以修身。儉素以齊家。既恭且儉。身能修。家能齊。以致百貨儲蓄。人稱其家曰高盤盒。蓋以出納貨用之也。推其心曰。凡物盛則必衰。安知我子孫數世之後。無貧窶廢替不遺育乎。預能維持之。則其在我乎。於是乎千思萬慮。先苞苴若干金。懸正寢廂廡梁上。又盛若干金于甕器。埋後庭假山。又鑿府

庫裏地。藏若干之金瓶。又推其心。曰。家屬廢替。漸次獲之。則亦以為支家之一策也。後家運果數奇。有夢兆。漸次獲之。以為一時之活計。是距今數十年前事。略傳聞之也。至第七世諱兼房。為家屋廣大。經費不支。改革家政。鬻賣其家以別構小屋。解柝之時。役人柝至正寢與便室之間。掘起其礎石。揮鋏一聲。掘獲兩瓶。發見之。則一瓶有小鈔八百枚。一瓶有方金八百箇。銘曰文。舉家驚又喜。是寔明治七年十二月廿六日也。嗚呼。誰不思為後世子孫經營綢繆乎。而如我基肆君者。可謂思之之至且盡者矣。為之子孫者。安可不感戴其深仁厚德也。夫人在世也。如白駒過戶。隙輕塵。點弱艸也。故唯捧養口腹。安逸身體。或賞花于春朝。翫月于秋夜。從意所適。或納涼於炎夏。詠雪於玄冬。自任身所便。或溺妻妾。沈酗于酒。不顧慮家計。甚則至家財蕩盡者。亦有之也。安有能顧念子孫。縮于今。伸于後。如我外曾祖父基肆君者乎。銘曰。

越後之國。頸城之郡。二本木里。山水雅韻。斯生有德。即基肆君。君性儉素。行已恪勤。一旦有覺。盛衰之理。竊埋黃金。惠及孫子。嗚呼々々。如君儔侶。古往今來。復有幾許。因天理說盛衰。以人事証之。許多人許多物。繁々雜々。無非要顯出。基肆知盛衰之理也。至末之一段。吁嗟咏嘆。旨味無窮。字々金玉。可珍可愛。自是韓公之風旨也。

楨記

越後國中頸城郡舟津村兒島氏庭中有楨樹。軀幹大數圍。長廿尺。枝連橫南北者七間。蔓延東西者五間半。鬱々蒼々。蹠踞一廷。一名仙伯。蓋以其性質出凡也。又名羅漢松。蓋以其實似羅漢也。昔者。弥太郎四世之孫。弥右衛門。初移居楨側。朝暮愛玩。以慰心氣。到十六世六三郎。凡經年三百歲。其間世々愛玩如一云。夫楨之爲樹也。性質堅硬。非容

易可生長者其軀幹拱把長四五尺者世多有焉未見有如此樹者也。問諸古老亦曰然。以是推測之則此樹經千歲也必矣。真可謂稀有也。弥右衛門移居此地非偶然也。其亦有意也。抑遠祖高德。勤勞王事。其勲業偉烈。赫々後世子孫連綿。其統不絕者。猶此樹之經千古而枝幹繁榮。蹠踞一庭也。其意在于斯耶。將不然耶。抑亦將取仙伯之仙字。有意能鍊真氣。能養聖胎。惟啖松腹。學道昇仙。而然耶。將不然耶。寧亦取羅漢松之羅漢之意義。有意能起智覺心。通明六道。傳衣真印。即心是佛。而然耶。將不然耶。余按兒島氏世住楨側。而俱同榮昌于無窮。楨賴兒島氏。而博賞咏于世人。然則其意不在後二說。而蓋將在前一說也矣。通篇以楨樹序事。或信或疑。或賞或感。參以獨見。詞氣婉活。有氣勢有光燄。

仙伯歌集跋文

兒島氏世々愛玩庭前楨。而就中先世靜賢。則最甚矣。蕭間拋擲百事。必就樹下。而詠歌悞樂。今靜門亦然矣。一日靜門以為楨而如此樹者。世間絕無。而僅有焉。其伯踞一庭。經年永久。而羨累世賞玩亦深且厚矣。奈何一朝遇祝融回祿。則其跡消滅。徒存口碑而已。徒存口碑。孰與設歌塚之永固。設歌塚之永固。孰與設國歌于梓。以廣世之無窮。嗚呼。所以有此舉也。歟。文簡短而能盡靜門之意。

送九山大塊翁游東京序

翁不見彼玉韞于石者乎。欲顯其美体而不得焉。欲逞其良能而不得焉。顯其美体逞其良能何為不得焉。為石韞其外也。石韞其外則不得顯其美体逞其良能者乎。將終古埋沒石中乎。將待石柝發而後現其体乎。石何時柝發。韞于石中。何時得放光。然則如之何。在琢之磨之。琢之磨之。在用人功而已。不琢之磨之。則終古將不放其光。夫於畫之妙。

亦犹此。必也模倣畫本。百練千磨。如吳道子之龍生烟雲。又如張僧繇之有光發屋。而可造詣妙矣。然而徒拘泥畫本。而不寔際活物。則天機之妙。亦不能心會也。故登山則觀山。之所以爲高。航海則察海。之所以爲深。凡宇宙間事。物々寔際之。而初得達其玄機矣。是之謂活畫。夫翁之於畫也。其亦猶此。其周游天下。寔際活物。故於畫之妙。既造詣天機矣。犹玉之出石。而放温潤之德光也。琢之磨之。在用入功也。翁今復將游東京。示教余其旅館。余亦將待暑中休業。趣東京。以彫刻先子之遺稿。乃有感翁之畫天機之所到。與先子之学到。至處。以爲之序。送別云。

此篇假客顯主之法。終始以玉通串。從用人功。引出本題。正喻相生。反覆曲暢。真是文章之妙術也。

游坂本清水樓記 清水樓席上作

五智國分寺者。聖武帝天平年中所創立也。在越後國中頸城郡其爲地也。土高地爽。距高田凡二里程。距真江津僅十町許。群山聳。西海潮帶北。米山御神嶽。遙連立前面。不特春花替景色絕佳。夏炎冬雪亦可賞。若夫朱夏炎熱。游此地。則海風吹面。佐山凝眸。海面渺茫。水天一碧。恍乎如身在仙境。不覺人間炎熱。玄冬游此地。則寒威凜烈。連山綴玉。四面改容。恍乎如在銀世界。謝莊何足以形之。道蘊何足以狀之。別自爲一箇天地也。五智之景如此。而更有佳此者。曰坂本。阪本者在國分寺門外。爲一箇市街。中有逆旅。有割烹店。清水樓其巨擘也。故詣五智者。莫不休且泊於此樓。蓋此樓占五智全景也。吾與二三同僚游此地。四望回觀。則不負昔所曾聞者。故記其概略。

僅々二百有餘字。而能模寫四時之景。一讀足以知其全景。用筆最

妙。

祭倉石侗寓文

明治十七年六月八日。井部見以清酌庶羞之奠。祭於故修道館教授倉石侗寓先生之靈。惟先生幼穎敏。學不怠。師不煩。成童既閱群籍。又畧探道之源。然思就大儒正一朝奮出故園。遙到江戶擇師。入艮齋翁之門。在門積年。勉學長于史評經論。遂為闔門巨擘。學就歸避世喧。下帷街端教授。々々方極厚敦。子弟受教多夥。概總括市與藩。人問高田夫子。為先生不待言。言論縱橫百出。大抵六經為根。旁通兵書極術。就中最熟。吳孫擢任藩學教授。余亦辱之備員。木村翁亦任是。余少先生十年。君長木翁廿歲。日日登校接筵。先生教人循誘。生徒業式端。同僚殆將七歲。以今見之。慘然。嗚呼。君易簣後。世無復覓余。嗚呼。既無益者。空住僻陋村邊。今茲六月八日。門生追祭慰魂。余聞報心欽動。欲拜趨以謝恩。奈何自患脚疾。遠路不得步行。聊作祭文一片。呈靈檀告舊情。神

靈洋洋下降。伏冀察余微誠。嗚呼。哀哉。尚饗。

都向追祭着意。而叙侗寓生平。末段以昔日交情。收攝通篇。感慨淋漓。極文章之能事。

春日以久子事蹟

越後國中頸城郡東侯村。春日家九世福隆之二女。以久子。資性溫和。體質健康。自初齡。年及。嫁東頸城郡顯正寺村石田源左工門。恒无攸遂。在中饋。能守婦道。及為未。人愈堅貞操。明治十年。聖上北巡之際。以年超八十。例被賞賜金廿五錢。今茲齡至米字。身體尚矍鑠。耳目通明。頃者自織此布。以贈甥春日幸十郎。百華十郎。示此布于。我伯母手所自績。自織也。我家素藏龜雀對幅畫。今參此布為三。請書此布。以伯母米壽之情狀。余曰。古人云。人生七十古來稀。况今齡為米字。夫人齡至老耄。則往々。身體疲軟。起居不便者為多焉。則無益于壽也。今

以久子。老壽而健康如此。可謂健壽兼備者也。豈可不賀哉。乃書其事蹟。概略于此幅布。以應請。

媪齡至米字。猶矍鑠。筆力亦是老練矍鑠也。

### 竹陽杉本先生墓碣銘

先生姓杉本。名了祐。字由行。號竹陽。越後國西頸城郡糸魚川常誓寺住職也。考祐翁。妣喜登。先生其長子也。先生資性穎敏。受佛學本部于越中靈暉師。得其他部于近江伏明師。年十六游江戶。入香山井部先生之門。修經史詩文。學業大達。時稱門下三傑。又游京師。從九江青根先生。學畫法。悉得秘術。歸家日事風流。年四十六。讓寺職。第得祐。閑居大野村支場。即明治二年也。爾來闔村有難事。則先生以爲己任。必辨之。故村民以得常安焉。衆相謀。儼無毒庵。假爲學舍。聘先生教育鄉黨之子弟。賴之知學達才者。日進月益。明治八年十一月。大野村新築小

學校。復聘先生以爲其教師。明治九年十月三日。遽歿。病易篲。行年五十三。三男一女。長規矩。嗣得祐跡。二子克二。三子篤三。女益。現養其家。妻井伊氏。犹住支場。以二子克二。嗣其家。曾浴其恩者。恐先生事跡埋沒。今茲明治十七年七月。相謀建築一碑。大野校境地。以報旧恩之萬一。徵文于余。余與先生有舊。乃不辭而應。請銘曰。  
開化陋俗。以進文明。先生之澤。大浸庶氓。  
通篇叙竹陽生平。詞法練熟。文理條暢。一讀足以知其爲人。又是一樣文法。

### 姆師遺訓跋

先子遺稿。四書五經左氏傳等之注解。若于卷。詩文若于卷。歲月校訂。將漸次止梓。而兩次罹祝融之災。悉屬烏有。不堪洪歎矣。夫先子之爲學也。源本程朱。上溯洙泗。文祖韓柳。詩倣李杜。故其作汪洋恣肆。不易



究淵源也。井上安海讀森休卿墓碣文而歎曰：是醇粹韓文也。不思此國亦有此文矣。以此足知文章之一端也。今求其詩文存于世者，將漸次上梓以遂初志。謀諸同門弟子，斯得詩文若干編。猶未足以爲一卷。一日舊友飯塚易卿贈以妯師遺訓一卷，曰：是係森休卿校訂土旺曬書匣底所得，不耐欣躍，少施訓點，以付剞劂，將漸次及諸遺著，乃請敬宇中村翁序其卷首，余爲之跋云爾。

稱文稱學，正是重先子處。一篇之主意在烏有之洪歎，與著書之切寔矣。

### 大澤氏贊辭

越後國中頸城郡仁野分村北川市作者。爲家計，曾以其田地四石質全國郡天箇崎新田村。大澤德太郎者，其地價金百四拾四，即反別四反五畝步也。約以明治三年爲期限，乃付証券。本年十二月滿期也。請改致証券，德太郎意，吾曾祖父助治右衛門者，厚受恩於其曾祖父彦治。

右衛門者，爾來未報其恩，察其活計頗艱，即其十二月廿九日，仲森本村細井藤八者，以反賜其四石反別証券焉。且有懇切之語，市作驚且喜，拜戴不堪，畏縮爲不忘此恩。新製一幅軸，貼其証券，又併余文，以遺後世子孫。期兩家永世相保護，今夫世間爲貨財，兄弟相閱，親族相仇者，比々而有焉。又有忘恩我之德者，而況救世之久乎。此皆有慙德太郎也。爲多矣。嗚呼！使世人悉倣德太郎，天下豈有背恩之人乎。余亦不耐慨歎，因請叙其事，且係以贊辭。

誠實充內，慈愛華身。噫！大澤者，可謂其人。

末段說得倫理凜々可畏，爲世之兄弟親族者，宜以爲箴銘。

### 池部神社記

本社三柱祭神。曰稻倉魂。曰猿田彥大神。曰大宮姬神。配殿二柱。曰金刀比羅大神。曰管原道真大神。古佬口碑曰：此五柱大神，自古鎮座此。

地焉。寶龜年間。大有蝗災。眾乃謀。新建社殿以禳之。長德年間。又創營配殿。稱池部神。爾後神德愈昭著。能愛護人民。有良地稻籠者。即神戶代地也。天文年間。罹兵燹。社殿舊記。皆屬烏有。爾後再築。不復舊式。天和年間。以神戶代為民有稅地。德川氏築鄉倉其地。上下池部村。吉岡村。鈕村之人民。相謀為鄉倉鎮守。尋又改稻荷神社。乃願請京師。伏見。贈以正一位神階。勅許之。拜戴位記口宣案。明治維新之際。官廢鄉倉。村民協議。願請以新井重朗所有地。字珍名四等畑貳畝步。為神地。再築神殿。明治十三年十二月六日。官許可之。乃建築焉。不日竣功。十四年九月廿一日。願社号復旧。稱池部神社。全十月四日。官復許之。而後初復旧典矣。爾後四村之人民。及近隣人民。更奉崇敬。每年大祭之時。神輿巡回。救村。能保護其人民。五穀豐穰。災害無至焉。諸民安其土。子孫榮世。福祿無窮。神德昭々。可不崇敬哉。

送瀧本橫尾兩氏游歷五畿八道序

瀧本數弥。橫尾義周。兩子。將周歷五畿八道。而製一書畫帖。請題言于余。余曰。子此行。豈偶意乎。抑適意也。曰。何為偶意。然則子之此行。可知也。夫。揆地圖。則其國之山川險易。自可知也。聞人言。則其土之風俗美惡。亦可辨也。而地圖人言。其概略而已。安得見彼吐納雲霧。奇態異狀。千變萬化。不可捉摸。其於奔湍急注。浩渺潺湲也。亦然而。況於著名都會之地乎。是子所以不可無此一行也。然是枝葉也。至如遍訪。太先生。親炙其教誨。或請其書。或請其畫。則豈可偶爾得之乎。是子所以有此一行之根柢也。共自然矣。於是乎。爰小言帖子。深探兩子之胸中。反覆辨事。一曲中其情。嗚呼。妙作也。

巨觥引

吾友田中壽寧。資性純孝。能治家政。傍通衆技。然而自言。余無一技能。

唯長乎喫酒。老母常謂壽寧曰。汝能愛酒能治家。且酒後無一狂言情  
容。酒何害於汝矣。曾得一大層重巨觥。自頭至尾其教十又三。其十二  
象十二月也。其一象一氣也。其量數合容壹斗有餘。描金彫鏤之功。真  
極其妙矣。壽寧一日對此觥。睥睨之曰。奇哉此觥也。乃先取最上一箇  
漸次飲至最下。拍掌曰。既到佳境。乃復自最下飲到其半。於戲此巨觥  
一過實難。而況一過又到其半也。然而有此器而無其人。則不見此器  
之用。有其人而無此器。則不顯其人之量。今此器與其人相遇。可謂天  
然奇合矣。易曰。同声相應。同氣相求。語曰。唯酒無量不及亂。詩曰。人之  
齊聖飲酒。溫克。吾壽寧之飲。可謂得其道矣。壽寧田中氏九世主。幼名  
常作。長改唯六郎。繼嗣稱留六。屬余書其顛末。概略于其箱蓋。即諾而  
紀之。

李白之飲酒為養詩魂也。壽寧之飲酒不知何為乎。蓋一以試巨觥  
之用也。以養性氣也。健齊引經義頌之用。筆自有權。

送上野潤齊婦北越序

荀子曰。性惡。性果惡乎。性非惡也。楊子曰。性善惡混。性果善惡混乎。性  
非善惡混也。其謂性惡。謂性善惡混者。以氣為性也。非謂天命之性也。天  
命之性者。孟子道性善是也。性即理也。豈有惡乎。豈善惡混乎。蓋天以  
陰陽五行。化生萬物。氣以成形。而理亦賦焉。堯舜得焉。桀紂得焉。而智  
愚賢不肖。昏明強弱。無不得此性者矣。但氣質之稟。或不能均。而物欲  
之蔽。亦不能同。故如其懸然而學而不措。則復其初。成齔曰。彼丈夫  
也。我丈夫也。顏淵曰。舜何人。予何人也。唯尊其勉勵勤苦勇決果斷。勉  
勵勤苦勇決果斷。則下愚不憂不為聖人。小人不憂不為君子。故人不  
憂下愚。而憂不勉勵勤苦勇決果斷。但其勉勵勤苦勇決果斷者。不世  
出也。潤齊。越後人也。越之為地也。山高而秀。水清而冽。歲多豐而少凶。

五穀不可勝食也。財不可勝用也。加之山可鑄。海可煮。民富而俗厚。古昔上杉謙信氏率之而興。殆伯天下。能尚信義。勤忠勇。至乎其風猶存。故越後人槩忠而勇。信而義。其為事也必果。向既出數大儒。而今子資性穎悟。加之勇決而勉勵。果斷而勤苦。進而不已。則性命之理可窮。理氣之微可折。今古之是非失得。可辨而明。而大儒之蹤。亦可踵矣。是予之所望於子也。

引諸子之說以明性善。中間插入成覲顏淵之言以勵之。末段說越之風土。斷可踵大儒之蹤。故專於送行之序發之。

增補鑿方選粹序

薛文清曰。不為宰相則必為良醫。夫宰相者上佐天子。理陰陽順四時。下遂萬物之宜。其業豈不重大乎哉。若夫醫者其業豈若此乎。然而管人性命。則其死其生皆出於其手。乃使人躋壽域。各安位。各營其業。入

則事父兄。出則事君長。則自風俗敦厚。心和樂。風俗敦厚。人心和樂。則上而陰陽理。下而萬物遂。宜是亦庶幾乎輔天之一助也。然則文清之言不亦宜乎。故為醫者必能當研鑽鑿方。寔際活物。果能之則豈患不為良醫乎。樗園杉本良仲子。有感於此。能研鑽鑿方。能寔際活物。用心良苦。得驗日新。乃自傷寒金匱。至于外臺秘要等之書。有得驗之方。則輒抄錄。日重月積。集為數卷。名為鑿方選粹。頃者。吾友伊野宮杏庵。得其書於故旧。乃自謄寫。日夜研鑽。治療一皆因其法。亦無不皆有其驗矣。而唯恨其方不多。故讀書治療之間。得一良法。則必用之。用之必驗。則輒書之。間嘗分係之選粹各條之下。且載以痘瘡之條目。名言增補鑿方選粹。自言。余知僭踰極有罪。亦不無益乎后學。乃囑序余。余曰。子自幼志于鑿術。用心良苦。若進而不止。則為良醫。使人躋壽域。亦可期而待也。

稱杏菴之志醫術用心良苦。期使人躋彭祖之壽。文理快暢而筆有神。

書畫帖序

西洋寫真之妙也。可謂奪天地造化之機矣。而風韻雅致則未也。自令見者俗殺。今見此帖。於畫則山水之動靜雲霧之變。林木森羅。鳥魚飛躍。於書則六書八體。飄揚嚴重。自令見者恍乎脫離塵埃表。其風韻雅致。豈寫真之所能及乎。多人伊野宮氏有感于此。囑序於余。余亦有感于此。故不辭而書。

畫寫真之妙有所不及。則於墨畫寫之。可謂奪天工。健齊之序之。形容之妙逼真。

上野潤齋

遊赤倉南杉澤名異瀑記

丙辰六月十日。欲遊赤倉南數十里杉澤名異瀑。午時山煙轉晴。出藤亭路左折山腰。草徑茅擘綠蘿。所謂蹊塞也。小溪有許多。水尤清冽。須臾煙霧冒諸山之巔。忽布麓音。幼不一。望東南則信州諸山煙晴。野尻池隱見於松樹間。日光映水。實偉觀也。坐草傾一瓢。諸山忽晴。碧樹間有白龍從天降之勢。曰白瀧。詩情欲飛。既而到杉澤沼關川。乃瀑之委也。路嶮行絕。巨石如厦屋。山勢將崩。有巖牆之想。一步峻於一步。觀鷹巖斷崖。幾十丈。其奇不可名狀。其響轟數十里外。真名異瀑也。然不幸而未遇碩儒好山水者。故声名不聞天下。嗚呼惜哉。天下好山水者亦不幸。而不知有斯瀑也。僕輩欲究其奇。傳於天下。好山水者。鼓勇漸進。欲窺瀑

潭未到數千步而石皆滑生水苦小則不能越。大則不能登。滿面霧雨。寸尺不辨。百雷驚耳。寒氣徹身體。粟齒戰。衣濕笠滴。寒如嚴冬。僕輩呵手而不能進。辟易如敗卒。曳吟筇而走。數百步。得水間巨石。曰觀瀑石。越石涉水上。其巔其平。二丈許。與瀑相對。仰察之。其形如綿如雲。如雲出竒。其勢如龍如虎。變幻不測。自半腹以下。為霧。為雨。為雲。為煙。魚土人未嘗窺瀑潭也。溪風忽起。激石殘滴。濕衣流面。仰觀青天白日也。須臾。體粟齒鳴。斯處亦寒而不可久居。傾一瓢假酒力。相共賞焉。予曰。曾遊晃山。窺其竒。未觀如斯之瀑。如華嚴則禪湖水枯。一滴不下。諸瀑亦不及之也。此瀑也。大旱不減。委流潤田。數十萬石。實有用瀑也。其高掛亦何異。慮山瀑布也。哉。唯恨僕輩。不有李青蓮才之美也。故不能賦詩而傳天下好山水者。後後之遊者。向晚更寒。日將西。復前路昏黑。歸赤舍。燈下舉一爵。且語曰。吾鄉有如此名瀑。未曾探。而畏糧遊於千里之

外。嗚呼。過矣。盡其內及其外。自近及遠。理之常也。記之以自戒。矣。同遊者神戶彦助。導者藤亭主人也。

此篇徹頭徹尾。模寫自然之景。而有自然之巧也。筆鋒自由。不可束從。赤倉登妙高山記。

六月十二日。早起推窓。星光爛然。極知天晴。須臾山霧忽布。林麓未知晴否。然僕自遊赤倉。晨昏望峻峰。欲登其巔。既五日。乃斷然著行裝。携行厨。備導者。伴神戶子。出藤亭。登草徑。茅葦塞蹊。玉露濕衣。過丸山。則雲霧起於谷底。又下於危峯。其疾如飛。變幻不窮。到鬼正寺山。益深。路益峻。竹樹蔚然。蒙絡搖綴。參差披拂。長坂尤峻。足趾點胸。左右亂山中。雲霧晴陰。或顯峯。或隱麓。其樹武奈樹。白薄樹。山鶯頻轉。巖燕衝霧。極幽邃。過血池。上有小石佛。少憩焉。山谷貯雪。寒風徹身。又憩兒石前。左則天狗嶽。隱見於雲外。既而少下。曰興善寺。有小池。水極惡。不可飲。

今之所過皆前山也。從是妙高山也。導者曰：達絕巔十里許，路極峻絕。不如前所過也。右則本地獄谷湯源也。過六道有佛堂，拜而去。山氣虽寒，汗流如雨，嚼雪止渴。忽然天晴如鏡，意快胸豁。諸山出沒於雲烟中。妙高巍然聳天外，竹樹環合，乃摩貝坂也。到处多詭石，山竹到摩貝坂，斷巖無路。從上下，鍊組三條，援之登其危。如一髮引千鈞，其谷底不知幾万尋。淒神寒骨而過之，予疲甚，開行厨少飯，勇氣如故。既而達絕巔，頭髮摩天，有佛堂，拜而飭焉。堂旁有巨石，若滴點之清泉，其下有銅盤，其形圓楮，金鉸而大，縱二尺許，橫一尺許，貯水一斗餘。吾輩渴而飲之，仙掌之甘露也。雨而不增，旱而不減，實奇也。山頂皆巨石，有日本石，高三丈許，攀之臨觀焉。東南則富士，淺間諸山，西則立山，白山，近在目前。北則海色接天，東則奧州諸山，遠則顯然雲外。近則暗然，雲起霧飛，寒風吹上，齒鳴足掉，不可久立。乃下則有厩石，有胎內石，此二石皆滴

一點清泉，又奇也。國見石，其他巨石皆無水。石間多石楠，名木松，山櫻，其短二尺許，風厲而不能長。又有小竹異草，山北曰北八條，又多巨石。四眺諸山如黛，予未曾登如此最高峰，實有小天下之想。又知下界山之多，海之大，寒如嚴冬，不可久居。乃賦詩而去。下摩貝坂，絕峻，既而欲窮赤倉山湯源，右折無路，班箬如織，步竹身援竹枝，直下數千尋，其危不可言。下乃湯源也。曰地獄谷，赤倉山當前，焦石欲崩，谷底噴烟，曰大竈，湯湧出所也。石間皆生烟，鞋底欲焦，湯源有許多，從此引湯赤倉，寬通溫泉，凡二十里許，尋道開嶮，捫碧蘿，披鬱草，衝雲霧，昏黑，歸赤倉。今日往還百里而遠，疲甚，煮所携來之新筍，舉一爵，相共語。深山幽谷，晚夏雪消，故初生新筍，亦一奇也。其清味不可言，不覺微醉。此行有興，有危，有晴，有霧，變化不窮。遊山亦格物窮理之端也，不可不記。燈下磨墨記之。

五九家詩文卷下  
忽而晴。忽而陰。忽而山岳。忽而溪谷。忽而絕巔。忽而湯源。看他前後錯綜。不用聯絡照應。真奇作也。寫山水狀者。不如此着筆。則亦或不免為俗乎。

洗心殿村先生僑碑銘

天有清氣。泄為草木。其最清者曰茶。之行也遠矣。至唐之盧仝陸羽。其名彌盛矣。於我皇邦。東山公肇造茶儀。傳播于天下。奢侈日長。或作土木園囿之美觀。或盛名畫奇器之羅列。以相誇尚。二者僻於此。則民受其害。下者則妻子不免飢寒。是故降至今日。其名雖盛。而其實益衰矣。其異於是者。獨有洗心先生。先生姓殿村。中越泊驛人也。幼喜茶儀。常耻一物不盡其妙。於是學於中田疎軒。欲究其宗祖庸軒之蘊。日夜淬勵。深通於二師之道。先生身範既端。不近粉黛。性不嗜酒。獨盡心於茶儀。其當清閑之宴也。姿儀閑雅。可像動靜。云為可則。而於人間日用之叟。性皆能之。雖飲食割烹之小技。無不極其妙。以故先生所造林塘。譙室。不涉奢麗。所陳器具。不求奇巧。雖製清茗奇饌。亦出於心匠。未嘗以此靡其財也。嘗諭弟子曰。茶者以清泊為本。以恭讓為能。能窮其理。亦可以治國家。於日用人事。何害之有。大匠無可棄之材。太平非一士之畧。茶可廢哉。又曰。酒之害則亂。茶之害則奢。物既有利。又不能無害。唯在識者處之而已。殷勤提撕。諄々不止。是以弟子數百。咸服其德。安政。戊己孟冬。十有日。病歿。享年六十有三。專茶儀始四十年。其弟子固村顯臨。寺田知足等。與其徒謀曰。吾師之墓。遠在中越。不能歲時拜展。以盡吾誠。請假置僑碑。以寓平生思慕之意。如何。皆曰。然。於是立碑於吾鄉之國小寺。具其師之狀。謁余為銘。余亦嘗有一面之識。不能以不文辭。乃序其繁畧。係之以銘。曰。

嗚呼先生。趣高於人。茶儀盡妙。水味得真。春夏之際。茶芽



吐新。怵惕之感。實傷乃神。

因夏蹟序夏能審其為人極巧緻而筆力不屈撓。又是才子之筆也。

### 天狗松記

凡人得天地純全之清氣。則為聖賢。得其澆駁渾濁之餘。則為愚不肖。松亦然。夫鬱々蒼々貫四時而不改柯易葉者。天下之松皆然。然得純清之氣。則矯然直立。而有神天之勢。否則偃蓋蟠地。離奇險怪。蔭敷十步之外。使人眼驚心駭。怪其為神物。而文人韻士。詩之圖之。以極玩賞之情。是亦草木之至幸者也。我越頸城郡。杉坪邑有一梵刹。曰日光寺。大同二年所建立。中有靈松一株。名曰天狗松。莫知其年紀。蓋曩所謂怪松之類也。幹圍一丈二尺。高三丈許。而柯條四出。輪菌逼側。峻節磊落。蟠株矮幹。礪礪蹙縮。而旁枝最大者。始一丈。有龍攀虎踞。壯士困縛之狀。而蒼髯奮張。如偃蓋。翠色濯々。欲滴。實純全清氣之所鍾積。而造

化奇詭之絕品也。謂之松中之俊傑可矣。隣邑醫人保高仙造。惜此樹有絕世之姿。而不幸在僻地。未遇名家碩士之賞。為索詩文於四方。操觚之士。欲以鳴其不平。而予亦與焉。予不文。然感稟純全清氣者。不遇世。有不期而與仙造同者。於是乎記。

引純全渾濁之理。說出天狗松之所以異。凡松通体神行也。

### 義竹軒記

大竹義房。題閑居之所曰義竹軒。屬予記之。客有問義房者。曰子知義竹之所在乎。曰不知也。客曰。夫必有是竹。而後有是名。而後可取以名軒。世既無是竹。子安得名于軒哉。義房曰。固哉子之言也。天地剖判之始。人孰知是物之為竹。々之為竹。人名之也。既有竹名。則又有青士焉。有孝竹焉。有班竹焉。有方竹焉。其名孔多。不遑枚舉。然竹豈自稱其名。皆人強而名之耳。子亦惡知世之必無義竹哉。且吾既有義竹之軒矣。

惡知不有因吾軒而指一竹以當之者哉。且子謂竹不當名義邪。昔唐玄宗遊後苑。有竹叢密。筍不出外。玄宗顧諸王曰。父子兄弟相親。當如此。因謂義竹。然則物無定名。可以義起也。豈必有義竹而後名吾軒哉。則此亦一義竹焉爾。予聞其言。有類於漆園遺世之想焉。因序為義竹軒之記。

此篇因主客之問答立言。不向軒之風景着筆。至末段自判之。收繳全篇筆力萬鈞。

### 因真堂記

戊午四月。遊專德寺。主僧置酒饗待甚厚。相共談山水之勝。因及園圃之奇。予曰。天下之好奇久矣。費貨財起土功。作園圃。為山鑿池。有凸則平之。有凹則埋之。有石則去之。無則求之。種珍草異木於其間。通曲徑作茆堂。焚香煎茶。迎客其中。揖讓拜跪。徒為矯飾。列古器插奇花。風動者

侈。或沽醇酎。或制奇肴。冬則鱸魚下青菜。夏則蓴羹下鹽豉。千里周旋。賤近貴遠。時物則棄之。不時則求之。不知其費幾何求。其真能樂山水者。未之有也。孔子曰。仁者樂山。智者樂水。孟子曰。臺池鳥獸。賢者而後樂之。然則真能樂山水者。聖賢之徒也。曩所謂費貨財作園圃。恣嗜慾。娛耳目者。聖賢之罪人也。主僧笑曰。子之所論。與吾意合。吾園不用土木。因山為山。因洿為池。不好大。不厭陋。唯因造物者之真耳。是日烟雨屢至。晴陰乍變。山色含翠。杜鵑吐紅。杉松聳森。雜樹蓊鬱。遠乎不知其深。佛堂高聳。簷牙點滴。直下流而入池。鯉魚躍於其中。真偉觀也。人世若好山水。玩園圃者。則飾其外。欺其內。欲求樂事。而為之累也。唯主僧好真不好偽。服峯巒之霞。漱蘆溪之流。伯然於名譽。晨昏諷誦佛經。想見樂土。亦可謂因也。樂山水有古人風。亦可謂真也。主僧曰。善哉。吾實樂因與真。子命吾堂。予遂為因真堂之記。

知理悟道者。泊然於利欲。疏食飲水。焉往非樂。主僧之園。因山因洿。因造物者之真。不好矯飾者。真是釋氏之徒乎。潤齊說出。因真符合。其理有雅有情。有節有度。讀者宜刮目而視焉。

柳灣漁唱序

葛西因是

柳灣其泊舟處也。打漁其生活也。問其人則六十翁也。人生六十已壽矣。人無安身之處。不得至五六十。無生活之業。不得養其口體。至五六十。翁之以打漁為生活。以柳灣為泊處。其得其計。歟。兒孫采翁生平。陰詠之詩百二十章。刊行。以侑翁一盃。題曰柳灣漁唱。柳之為陰。翠々。鱗々。可遮日。避暑。灣之為地。微波縠紗。無狂浪。怨濤之患。打漁之為生活。魚賤可得魚。可換酒。河橋沽酒。頽然取醉。耳熱。醺々。扣舷朗吟。衝口成章者。其吳足。韓昌黎曰。犬丸物不得其平則鳴。國風小雅。屈宋之詞。因不平而鳴者。固有矣。然豈其必不平而後鳴哉。翁之詩。無有不平。

氣安分知命。亦鼓腹擊壤之類已。固匪欲陳之廊廟。被之管絃者也。徐而諦聽之。洋々乎唐音也。纏々乎唐文也。彫宮刻商。緣情託象。無法不備。先翁而作者。世有其人。各以唐宋明清。張門開戶。其詩囉咷與敲音無辯。翁之詩。匪襲舊套。特起成章。斯其為唱乎。匪隨人和之者也。由是觀之。柳灣不足以定翁職位。打漁不足以定翁秩祿。唯唱足以窺翁人品。漁翁誰也。新瀉詩人。館樞卿也。少而好詩。老益工。余夙知其為詩人。今益見其細於詩律矣。

序柳灣之為柳灣。轉々反覆。就翁生平之夏。有無限曲折變態。句々極妙。猶見韓柳真面目。千古之下。可師可企。覽者當自得之。

明治十八年二月二十五日出版御届  
同 十九年五月 日刻成發兌

定價金五拾五錢

新潟縣平民

編輯人 井田季五郎

中頸城郡直江津新町

全 小川市郎

同郡下神原新田村七十四番地

出版人 本多勝太郎

同郡高田吳服町七十四番地

65  
58



五大家詩文鈔

乾坤

65

1/5

58

098823-000-9

65-58

五大家詩文鈔

井田 季五郎

小川 市郎 / 編

M19

DBV-0979

